

一九二九年五月初版

菊池寬集

實價大洋六角

原 著 者 菊 池 寬

選 譯 者 章 克 標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版 權 所 有

發 行 所

上海望平街
第一六五號

開 明 書 店

卷頭言

關於菊池寬，已經有田漢君在他的菊池寬劇選序裏的長綿周到的介紹和評論，似乎用不到我再說什麼話了。的確許多話也好像被他說完了的樣子，是像不能再說什麼了。所以我在此地只簡單地說幾句，作爲一種附加的補充，希望讀者能並讀田漢君的那篇文章，當可以有更多的益處，因爲我不願多反覆同樣的話。

時常聽見從日本回來的朋友說，菊池寬發財了。不錯的，菊池寬的團臉胖體，就是一種財主的相道。但是他當初卻很貧困過來的。他在第一高等學校和京都帝國大學讀書時代，學資是受別人的補助，生活是很窮困的。在京大英文科畢業之後，也是很不容易纔找得一個時事新報記者的職業，月薪只有六七十圓，比之當時大學出身學士的時價，也低得多。並且還有這樣的一插話——當芥川龍之介的小說集羅生門初出版，友人們相

集開一個紀念會，但是和芥川很知己的菊池寬，卻因為缺少二圓的會費，而不能參加的。這也可以推知他生活的貧困了。

不但當初的物質生活很是不幸，就是擠到文壇上去的經過，也是很不如意的。看他的無名作家日記就可以知道了。當大正五年第三次新思潮發刊，他的同輩友人如芥川龍之介，久米正雄等，已相當被人所賞識，而他還是一個無名小卒。使他成名的作品，是忠直卿行狀記及恩讎之彼岸等均發表於大正七八年的中央公論雜誌。使他名聲擴大的，是大正十一年在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二報紙上登載了長篇小說眞珠夫人，獲得大眾的讚美。還有劇界的明星中村雁治郎一座把他的藤十郎之戀劇本，在東京的大劇場裏開演，博得了萬衆的喝采。自此以後，菊池寬就走了紅運。

菊池寬 池寬集

還有當大正十二三年頃，有普洛來塔利亞文學論的高唱，菊池站在反對的地位，與前田河廣一郎輩大相爭論，繼而發刊文藝春秋雜誌，一時造成了十幾萬的讀者。那是他的黃金時代，有旭日昇天之勢，到了最近，卻已是夕陽西斜了。這是由於社會情形的推移，

及新作家的擡頭，使他不能不讓出些地位來給後進，是歷史的自然律。在菊池已經將成過去的今日，再來談菊池，似乎有點不識時務，不過在他極盛的時節，我討厭他的氣燄，而且也不敢認識他的真價，反而在迫近了日暮途窮的今日，對於他的真價，可以有點確切的認識，因之我的選譯，在這時期發表，不是過時而自信是在適當的時刻。

菊池氏的作品，起初也以歷史物爲主，同芥川龍之介是相似的，表現的傾向卻不一樣，是要從此中去暗示人的一面相，且表示他的道德的批判。如同蘭學事始，俊寬，亂世船醫的立場，入札，仇討三態等都寫得很簡潔明淨的。本來明晰簡淨周到他作品的特色，有時反有覺得過分簡淨之感。他的選擇主題，很巧妙，著實，一點也沒有晦澀的地方，不過有些地方，卻像在故意弄小智慧使人陷入他的圈套。他作品全體，都是很有次序的，是缺少長伸發展的性質，而有要在這小範圍內打成一片的傾向。所以讀了之後，總覺得很完備，但除了完備以外，就很少雄大之感，這也許就是他的缺點。

菊池在創作中所著眼的在什麼地方，是很值得我們一顧的，今譯出他對於文藝作

品的意見一文，這是他創作上的根本精神，一讀之後，對於理解他的作品是很有幫助的。

文藝作品內容的價值

某作品，讀了，心裏覺得好，卻不起感動。別的作品，讀了，心裏覺得拙劣，卻起感動。某作品，讀了，想寫得很不錯，卻不起感動。別的作品，讀了，覺一點也不會寫出來，卻心裏感動。我想這二種情形，不論什麼人都經驗到過的吧。讀了文壇上有數的名家的作品，說好，佩服，但，不起感動。卻也有讀了普通投稿人寫的拙劣的短篇，心裏起感動的。

這一種情形，怎樣說明牠好呢？若使作為藝術的作品看，前者的占勝是萬萬倍的，然而使心上起感動的，卻是後者，那麼在後者中所保有的，是什麼東西呢？或許有人要說因為後者中寫著可貴的實感。別個人也許要說因為後者中寫著難得的體驗。總之，在後者中有前者所沒有的，一種什麼價值一點，不會有人不容認吧。我想把後者所有的價值是

什麼，討究一番。

有些人也許要說在作品中不存在藝術的價值以外的東西。我不這樣想。我想在有些作品中，可以存在和叫做藝術的全然不同的價值。（這樣說了，就不能不想到關於藝術是什麼的問題。我現在相信著克洛塞和斯兵庚所唱藝術是表現的一說。幾次思索之後，相信了藝術表現說是近於真實的東西。）我相信在有些作品中，存在和藝術的表現是全不相同的價值。例如羅曼羅蘭小說中的一插話，「法國的兵士在戰線上，正要刺殺一個十六七歲的德國兵，那個少年卻舉手向天叫母親。」這一事不問是否寫在小說裏面，總是有動人之力的。我想這力就是一種價值了。記得是去年的正月吧，時事新報募集短篇小說時，像是尾崎士郎君的，寄自獄中什麼的小品當選的。選者里見氏像說過「作為小說看，好不好我不知道。然而，」云云的話，那信就是脫開了表現等等，而有激動我們心神的力。

芥川氏的叫做蜜柑的小品，我從芥川氏口中聽談到那題材時，已經受一種感動了。

又我的恩讎的彼岸一篇小說，那情節在耶馬漢遊覽指南中也有，讀那指南時，已經心上受著感動的吧。

我想在文藝作品題材之中，作家未曾用他的藝術的表現的魔杖去撥觸以前，已經很有許多燦然放光的寶石的。

還可以想到這樣的情形，例如藤森成吉氏的舊先生。那作品使得我們感動的一原因，是舊先生的妙趣無極的性格。但舊先生的性格和藤森氏的藝術是別個的存在。那性格感動我們的力，不是藤森氏的功績。是存在於那性格中的力。繼使藤森氏另外再做出A先生或者B先生來，寫得比舊先生更加生動活潑，我們不會感受到像由舊先生所給的銘感吧。

由這樣的意味，我相信文藝作品中是儼存著一種藝術的價值以外的價值，這種價值的性質是什麼呢？使我們感動的力，原是有種種的吧，我假定把這個叫做內容的價值。（這是便宜上的說話，就對於我們的生活上生反響這一點的說，叫做生活的價值也好，

把這個再細分起來，又可以分做道德的價值思想的價值等。

又如蕭伯納的作品等，作為藝術品看，原有許多議論，但在使我們心動這一點，超越別的藝術的戲曲是萬萬的。

此種內容的價值的例，要舉起來可以無限的。如同對於賀川豐彥氏的死線越過，我是照文壇人的老例，用相當的反感去讀那作品，心想不會寫出不會寫出，但不覺酸鼻的地點在篇中接觸到不止一二處。

這樣說了之後，文藝作品中在寫得好不好之外，還存在別一種價值是什麼人都能首肯的吧。把表現一語（關於內容和表現二字可以有種種議論的，這卻往往由於對表現這一語解釋的深淺而起的）無論解釋得如何深奧神感卻不能否定和表現全是不同的別種價值的存在。

到這地步大概什麼都沒有異議地認許我的說話吧。我想更進一步說一句。就是這內容的價值在文藝作品中是很重要的。這樣說要遭藝術至上主義者及有此種傾向的

人的反對，是知道的，但我不能不這樣地主張。

藝術祇要有藝術的價值，就是堂堂的藝術了。祇要寫得很好就是堂堂的藝術了。我對這個分毫都不想反對。藝術的能事，盡於表現。「崗位前面，警察站崗，行人走過來問路」就是這一點，假使是高明而且完全地寫出了，我是想說，這作為藝術看，是堂堂的。我對於說明藝術用「魂怎麼樣心怎麼樣」那種神祕說是嫌惡的。藝術的本道是表現。當然表現原是要把魂心等什麼一下的。

因之我依照前述的意味，作者若能把他所要寫的地方完美地表現著，那就把這稱為堂堂的藝術品是不躊躇的。那麼既已是堂堂的藝術品不就好了麼？若這樣說，我卻回答那是不行的。我說藝術品也非在藝術的價值以外還要有所謂內容的價值不可的。把這理由說出來吧。

接觸文藝作品時，我們所求的，說起來決不祇是藝術的評價。我們所下的評價也決不祇是藝術的評價。我們下藝術的評價，同時也下道德的評價，思想的評價。縱使說「這

是藝術的作品，祇可下藝術的評價。」但這寫著人生的一角以上，對牠就不能不下道德的評價。那裏寫著無反省的蕩兒的生活，以上就不能不有非難。這無論寫得如何生動活潑，要在這生活裏尋取出價值來是不可能的。寫著些什麼思想，對這個就不能不下思想的批判的。戲曲中的主人公若懷抱著卑俗的思想，無論那性格描寫怎樣地巧，無論那舞臺技巧怎樣地妙，總是不能不輕蔑的。

對於文藝作品施行道德的評價（聲明一句，所謂道德的不是照世俗的意味而言）或思想的評價是不行的。這是藝術家的遁詞。文藝既是人間的一種事業，就不能規避道德的評價和思想的評價。

滿足於祇產生藝術的價值的人，當做他藝術家，可以尊敬的。但這是自己去幽閉在象牙塔中的人。不是說藝術的價值，藝術的銘感，在人生是不必要的。這也是使人生更加完美的。不是使牠壞的。但祇產生這一點是可慮的，是可懼的。武者小路氏的激動當代青年的力是什麼？那不是他作品的藝術的價值，而是他作品的道德的思想的價值吧。

我想把藝術家分做二種類，專念於藝術的表現的作家，和祇是這一點還不能滿足的作家。不必說，那中間可以有許多介在的階級的。

當代讀者階級所要求於作品的實是生活的價值，道德的價值。只看倉田百三氏的作品，賀川豐彥氏的作品，就可以知道了。但是把這個看做邪道，揮揚藝術至上主義，而安閑著可以麼？對於一切別的事物，沒有幻覺的大人通士，而對藝術還唱著稚氣的神祕說的，頗不乏其人。藝術，祇是這一點，就對於人生是這樣重要的麼？藝術的銘感，祇是這一點，就使人能得到大滿足的麼？

我想藝術與實人生須有更密接的交涉的。繪畫彫刻因為是純藝術所以交涉的範圍也自然生了制限，（因此對於人生的價值也少）幸而文藝是可以直接取人生做題材的，和人生要有怎樣的交涉都可以做到的。這比之畫家是從事文藝之士所有的特權。說俄羅斯在饑荒當時，人是爲求活而忘了宗教。而況的藝術呢！奉仕生活是藝術完成牠的責職的。當然這不是說給與藝術的，銘感不使生活不良的。但這是很稀薄的，不過

像香氣一樣的東西。

我想藝術的所以成爲藝術原是在有沒有藝術的表現之點。但這已定的藝術對於人生有沒有重大的價值，是須由這作品的內容的價值，生活的價值而定的。

我的理想的作品是藝術的價值與內容的價值共有的作品。換言之，就是須要通過我們的藝術的評值，和內容的評價的作品。

易卜生的近代劇，托爾斯泰的作品，使一代人心激動的理由之一，是其中所有思想的力。不祇是藝術的力。祇隱在藝術中間，不向人生呼喚的作家，是籠居於象牙塔中，吹著銀笛的樣子。那是十九世紀的藝術家的風俗，但歡喜此種型典的人還是很不少。

文藝是經國的大事，我要照這樣想。生活第一，藝術第二。

11

由這一文章，我們可以知道菊池氏在創作中的著眼點了，但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是由於一切傳統的教養造成，無法脫除的。所以雖知他有這樣一種傾向，卻也不能不

去反對「普洛來塔利亞」文學。關於他的對於「普洛來塔利亞」文學的意見，我再譯出短短的一篇，使讀者可以明瞭。

藝術本體無階級

我不能想藝術這東西和階級有什麼關係的。老實說，實際從事於小說繪畫等創作的人們，大都抱有這一種感想吧。階級藝術，話雖可以說，但若離了文藝，就音樂繪畫去想想，不能說音樂繪畫到了普洛來塔利亞的時代就變化到和現在全是不同的方向。不管普洛來塔利亞，或來布爾喬亞仍像現在一樣占勢力，繪畫音樂總祇有照現在發達的方向進行上去的。

我想在文藝中也有藝術的部分，有和音樂繪畫相共通的藝術的部分。在這藝術的部分，正像繪畫音樂一樣是與階級沒交涉的。

祇有在不是藝術的部分如同其中取寫的題材所描的人物在這些地方當布爾喬亞旺盛時代帶布爾喬亞的色彩，當普洛來塔利亞取了天下，也就不能不帶普洛來塔利亞色彩了。譬現在的文藝中人物和牠的意識感情都是布爾喬亞的，若普洛來塔利亞文藝興起來之後，那麼題材人物思想感情等等，必然帶普洛來塔利亞的色彩吧。但是所描寫出的題材思想感情，並非藝術的本體。如何去看牠，如何去感牠，如何去寫牠，乃是藝術的本體，那是文藝中的藝術的部分。

在這種意味之中，文藝中藝術的部分與階級無關，而是一定不變的。正像音樂繪畫，和階級無關而獨自生長發展一樣。

從而即使普洛來塔利亞藝術勃興，也祇是採用的題材不同，而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卻是一點也不變動的。正同人類自有文明以來，藝術的本體未曾變化過一樣。無論政治上社會上有什麼變化，藝術的本體却不變，所以即使普洛來塔利亞時代來了，藝術的本體也不變的。

目次

卷頭言……………一

藤十郎之戀……………一

若杉裁判長……………二九

投水救助業……………四七

羽衣……………五九

島原心中……………六九

戲曲

公論……………九九

貞操	一二
戀愛病患者	一三五
兄的場合	一六五

藤十郎之戀

—

元祿這年號，不知不覺已過了十幾個春秋，這是那年二月底了。

京(1)裏到處散佈著春天的香氣。不多久，叡山頂上還留著斑點的殘雪，在柔和的春光底下都融化了，顯露出帶淺紫色的黃色山肌，清清楚楚地浮在天空中。這天空的顏色，也把冬天那種敗霉樣的灰色，一天天洗淨了，顯得碧綠起來。

加茂川岸邊的柳枝也發了芽。在砂礫之間，野生的堇花和紫雲英各自占著春的一部。河裏，量天天增加，青綠的春水，到處在急灘邊發出淙淙的聲音。

噫，黑木(2)的大原女(3)的悠長的聲音也像喚起了春意。到江戶(4)去的西

國諸侯的儀仗，每天都在街路上走過。他們總是在三條的旅店裏逗留了二三日，玩賞觀了京裏的春景，再大模大樣地豎起了那大鳥毛的槍，轟轟地踏過那三條大橋的橋板，向東下遙遙的路程。

從東面地方，從九州四國，從越路的邊端來，到本廟朝山進香的善男信女們，指著京師徐徐地連續地來了。他們也在京師的春天的渦旋之中過幾天。

這時候，花開了的，消息又騷動了京人士的心。祇園清水東山一帶的花先開，接著是嵯峨和北山的。這樣京的春天，更加燦爛了。

但是這年使得京人士像發狂一般動心的是四條中島都萬太夫座（5）的坂田藤十郎和山下半左衛門座的中村七三郎的從去年以來接連下來的競爭。

稱爲三津總藝頭的坂田藤十郎做工的巧妙，扮相的高明，有天下無匹的名聲。但是去年霜月（6）在半左衛門座初次開演東來的少長中村七三郎，是江戶歌舞伎（7）的總頭，和藤十郎同樣是劇界的名人。二人同是出名的戲子，爲了江戶和京都的歌舞伎，也是

有不得不劇烈相爭的宿緣。

京裏歌舞伎的戲子們，聽得中村七三郎的上京，顯出異常的緊張。但是違反了這些人的期待和恐怖，七三郎的初演的輿評，卻意外地不好，看戲人的口中都說：

「說是江戶的名人，當做有什麼好本領的，卻原來遠不如京裏的藤十郎。」且而非難七三郎的，不限於外行的看客，戲子們看了他的演作也說：

「江戶的少長是徒有虛名的。本來江戶同京裏看客的眼界原是不同，江戶的名人比京裏的巧手都不如。總之聽戲是只有京裏的。」像傲然得勝般地議論著。但是藤十郎聽得了譏議七三郎的話，卻蹙了眉頭說：

「我所見的又是不同。少長的確是至藝的人。在我們是可怕的對手。」只有他一人拒斥世評。

果然藤十郎的評價沒有錯。在初演與評很壞的七三郎，開年之後，初春的狂言（8）演傾城淺間，嶽他扮著巴之丞的脚色。七三郎的巴之丞的評判，實是不可一世的。

藤十郎演他拿手的夕霧伊左衛門去對抗。二個名優在舞臺上的競爭，足般使京人士心中興奮的。但是喜新厭故是人情之常，愛說壞話的京人大家嚷著：

「藤十郎的伊左衛門原做得不錯，但是我們不知看過多少回數了，去年的彌生（9）狂言的確是伊左衛門，真個伊左衛門已經殼了。比較起來，七三郎的巴之丞是京裏第一次開演的戲，比京裏那演文戲的又不同。在柔軟裏面有東國（10）男子的強悍氣，實在是好到了不得的。」

容易變動的京人士的心，從十年繼續贊嘆的藤十郎的王座，漸漸現出要離去的傾向。到半左衛門座票房去的，比到萬太夫座的票房裏，有更多的羣衆。

新春戲的期日完了，萬太夫座就閉了座，半左衛門座卻還繼續下去。到了二月裏，看客也並不減少。到了二月底邊漸近彌生狂言的季節，七三郎還是扮著巴之丞的脚色，受

著全京人士的讚揚。

「半左衛門座的彌生狂言，仍是用傾城淺間嫩演下去。這種例，從玉村干之丞的演河內通的戲連續了一百五十日以後，不會有過。七三郎的聲名，真是前代未聞的。」街頭巷尾，只流著這些風說。

聽了這一種風說的喧傳，而獨自拱手深思的，是坂田藤十郎。

長時間享受了三津總藝頭的美稱的藤十郎對於自己的藝道，沒有什麼不安，而且也有十分的自信。前一個末年，才牛市川團十郎擔受了日本第一的市川的響名聲，遙遙地從東來而出演於京裏的早雲長吉座時，藤十郎對於自己的自信，分毫也不會動搖的。「看江戶的團十郎去呀，」京人士像雪崩一般地擠到長吉座去看江戶人所崇贊的這個人時，藤十郎還是十分安心的。特別是他第一次去看團十郎的戲時，他心中暗暗裏輕蔑那江戶的歌舞伎。他看了團十郎所編出的一流的武戲，心中想這是多煞風景的事呀。他腹心的弟子問：

「老師，團十郎的藝，您怎麼說？對江戶自負的武戲，是怎樣的一種意見？」他露出謹慎的苦笑，「真不解武生的奧義的人所幹的事，也是不懂事實真趣的人所看的戲。」一言之下，就罵倒的。但是這次的對於七三郎卻不像對才牛那樣嗤笑了。

三

可是藤十郎也不是安然去怕七三郎的。本來對於七三郎的藝術是摹擬人物的真實動作，不同團十郎那樣像是驅驅小孩的幼稚的武戲，藤十郎是尊敬而且也畏懼的。但藤十郎在藝能這一點，十分自信比七三郎只有高些，沒有不及的。從而使藤十郎十分滿足的心境裏發生不安的空虛與不快的動搖，是比和七三郎的對敵有更深刻更本質的什麼東西。

他從二十歲到現在四十多歲，一直做這些文戲，從來沒有什麼不安，而且說起藤十郎的嬖院，是鄉野農人的孩子都知道的。京中三劇場的看客們，也只要說是藤十郎的嬖

院戲，無論什麼時候都打起精神來喝采叫好的，只要見了他的伊左衛門的紙衣姿，看客便沒辦法地喝采。看客稍微少了些，他一定演伊左衛門了。而且他的伊左衛門像牌九裏的至尊一樣，對於藤十郎的獲得多數看客和喝采是保險的。

但在他心中，不知什麼時候起了對於自己藝術的不安。什麼時候都扮著同一的脚色，和撒嬌的妓女對念著說白，他心中漠然的不快是每次加重。還不妨吧，還可以吧，他心裏這樣想，一天天延下去，並沒有決心要從這自己慣獲得喝采的戲本中脫出的心思。

在這樣的藤十郎的心境中，終於傳來了可怕的警鐘，「還是照舊的伊左衛門麼？藤十郎的紙衣姿已經看過了數不清的回數了呀！」這些街頭的閒話，在藤十郎是致命傷的話。他所怕的不是七三郎這敵人。他的大敵，是他自己的藝術走到了盡頭路上。以前因為沒有來比較的東西，所以他的藝術的技窮，無智的看客們不知道的，他看了七三郎的巴之承時，不能不感到在舞臺上浮出一種與嫖院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不能不承認比無根無葉的浮薄的嫖院戲本，更进一步深進到在舞臺上展開了人間心裏面的世界。看客是

沒辦法地從嫖院的戲本，改趨到七三郎的戲臺邊來了。但是藤十郎不能不在看客的沒辦法的妄動間，看出了根深的理由。

這不是藝術上小技巧的問題。他覺得在最根本深大的所在，被後輩的七三郎先進了一步。七三郎的巴之丞鼓舞了洛（い）中洛外人士的心情，彌生狂言也要用同一本接連下去，藤十郎聽著了這個傳聞，抑制住心上的焦躁不安，拱手沈思著。這時他忽地想起了住在浪華的近松門左衛門。

四

這是二月末某日的晚上。四條中島的東端，加茂川淺灘邊來的水聲，近得好像就在手邊的茶屋（い）宗清的大客廳裏，開著萬太夫座的彌生狂言的準備的宴會。

客堂的中央，高據首位，正面受著銀燭的光輝，悠然地坐在鑲邊的緞子蒲團上，靠著小曲几的，是坂田藤十郎。東髮底下露出的白面，看去不像是已過四十歲的人。鼠色縐綢

的引返(13)上面，罩著黑紡絹的兩面芥子人形的加賀紋的羽織，(14)繫著宗傳唐茶的疊帶。坐在藤十郎右方的是這一座的年輕花衫切波千壽。白綱衣上面，加著二重的紫縹網的衣裳，外罩虎紋天鵝絨的羽織，戴著紫色的野郎帽子的風情，宛如女人一樣的狡豔。圍了二個人，這一班子中的扮丑角的扮老旦的，和小輩等都退那華美的風俗並坐著。其中只有一人穿著細柳條花樣的羽織，很素樸樣二十五六歲的男子，是萬太夫座的主人若太夫。他從先刻就在酒席之間轉來走去，照料酒宴的興采，在醉醺醺的面上，滿臉堆著微笑，到藤十郎面前整了衣襟，恭而敬之地獻上酒杯。

「我再敬您一杯。這次的彌生狂言，是近松先生的趣向，是歌舞伎創始以來難得見的劇本，都中到處傳著這些新聞。演嬖院戲是推爲日本第一的您，對於這邪道的戀情的演出，想您又有別的計劃吧……」用巧妙的諂笑含混了語尾。和藤十郎並坐著的切波千壽立刻也現出狡俏的微笑。

「真是像老板的說話呀。藤十郎先生對於這一邊的計劃早已是想定了的。我們只

要像他所操縱的傀儡一樣地動作就行了。」打順板地說。

藤十郎雖接受著若太夫所傳奉的酒杯，對於他的話與千壽的話，卻一句的回答也沒有。像酒味忽然變了苦澀一樣，他稍繞了眉頭，一口氣喝乾了那杯酒。

今宵的酒宴開始以來，表面上他原裝得平靜地喝著酒，但在心裏卻有很猛烈藝術的苦悶捲旋。

他遣急使到近松門左衛門去請託的事情，立時得了允諾。門左衛門替藤十郎所作的狂言，比以前的狂言，像有正反的差別的一種特別的狂言，不是浮薄發笑的嫖院淫事，是拚性命的色情。是鈍重陰沈，拋放了性命的去做淫事。戲題叫做大經師昔曆，京裏的人還未曾忘懷的室町街的大經師（裱糊工）的妻阿粲和夥友茂右衛門的通奸，到在粟田口處死刑止，是一本受咀咒的拼命的戀愛狂言。

藤十郎的藝，由此可以展開新的世界。但是對於前代未聞的狂言的不安與焦慮，雖則自信很強的他，也不能不心中皇皇。

五

若太夫夢裏也不會知道藤十郎心裏有這樣的懊惱，總是想要去巴結劇界大王的藤十郎吧，說出——

「和這戲比起來，七三郎的淺間嶽真像兒戲一般毫無興味了。這前代未聞的通奸的狂言，真非門左衛門先生想不出來的。可是坂田先生對於這種特別戀愛的經驗也有過麼？……」這時合座哄然。

藤十郎的長時間緊合的脣皮開了，卻說出「什麼話！這難道可以說笑話的！」像苦極吐出一樣。「藤十郎雖是天生好色的，卻不會和別人的妻房有過相好的事。」漏著苦笑再添加一句。把若太夫用做座興的諧謔，正面一淋，做了無趣的冷面，不發聲。

旁邊坐的切波千壽怕一座的掃興吧，做和解的臉含著微笑。

「真是坂田先生所說的，我千壽也不會和有主人的妻房有過相興的事。」說著像

女人一樣把櫻唇掩了。

但藤十郎還是比先刻更加愁苦相。他現在的心裏對於三日後就要是初演日的藝，嘔心挖骨地計劃著。在他，那裏有很危險的試鍊。「看啊，奸夫的狂言不過是空名，原是個老例的藤十郎呀！」若被這樣說了，那自己的藝術，便永遠無望了，他心裏這樣下了破釜沈舟的決心。心裏決定，分毫都不要被人說：不過是對手的妓女變了人妻，仍是老例的藤十郎。

雖是這樣，藤十郎正照他自己口中所說，這種不正的愛戀味，分毫也沒有嘗到過。本來歌舞伎戲子的常態，自從十二三做戲子踏上舞臺之後，是經歷過多種多樣的色情生活的。到過了四十歲的現在，不知已經接觸過幾十個女人了。有把他的繪姿填在牀下而想思死的姑娘，也有因為對他的戀慕不得成功的悲哀到清水的舞臺去投水自殺的女人。不管是這樣的生活，天性重厚的藤十郎，從小就對於不正不道的色情是不染一指的。每逢接著此種誘惑時，他是決然地自己守正。他不像一個平常的優伶，大家都說「藤十

郎是嚴正的人。」作爲劇界中的道德家，受周圍的尊敬，一半也是由這緣故。

因之他從自己過去的經驗中，去找尋像別人妻小的那樣拼命的，可怕的，同時又焦心如焚的那種熱烈的戀情，或者和這相近似的什麼東西；想來想去，他的每一種戀愛都是極正當而又柔婉的戀愛，像冬天的海一樣可怕，像夏天的太陽一樣熱烈的戀愛，怎麼想在腦中都浮不出來。

六

倘使是嫖院的經緯，不論怎樣微妙，都能有演得出的自信的藤十郎，對於這和人妻的受咀咒的惡魔式的不道德，而且是拼命的戀愛，在舞臺上如何去活動纔好，卻有點想不到起來了。說到以前的歌舞伎狂言，是嫖院的開心戲，否則便是模倣的笑劇，以外是沒有了。所以對於此種奸通的狂言，前代名伶所殘留的可靠的型典，是什麼也沒有的。而且他在這時節可以開誠佈公去相商而借一點智慧的人，也是沒有的。對於他的茂右衛門

扮阿紫的切波千壽，只有天生美貌的一點是他舞臺的全部。只不過受藤十郎的指揮，像傀儡一般地動作是他演劇的全部。

藤十郎除了絞自己的腦漿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想。

一座的人，不知在藤十郎的沈鬱的背後，潛伏著此種根本的懊惱，千方百計要去挽回這開始將敗興的席面吧，近五十歲的演丑角的老伶工，促起在他旁邊剛滿二十歲的戴著野郎帽子俏美少年同立起來，開始舞惹笑的連舞。

藤十郎對二人的舞，頭也不轉，不像平日的樣子連乾了四大杯酒。急酒喫下後，突然發生的酩酊，覺得耐不住在座席上了，屹地立起來，走到臨河邊的走廊。

黑闇裏流動的河水，微微地發光以外，已近月晦的夜裏，天上不見一點星光，暗中水喜鵲的不住啾啾啾，聲音像在空中交飛著。

是歌舞伎的首腦，有王者一樣傲誇的藤十郎的心境，像鬪敗公雞一樣的垂頭喪氣，斂縮著。因為他離了席之故，像上面加著的壓迫是除掉了，突然振作起來的酒席上的歡

慟，趕得他不知不覺去求一所靜寂的地方，他穿過路徑熟知的宗清的房屋，向裏面別室走去。

比本屋更加突出在沙洲的別室中，沒有人的氣息，只有隱微燈光照著，這絹方燈的光裏，美妙的什器，保持著適於春夜的豔靜。藤十郎看見沒有人，心裏覺得安適，他取下擱在壁邊的曲几，靠著右肱橫下身子來。

但是從騷鬧的酒席脫身了的歡欣，立刻就消失，而對於藝道的苦心，再陳陳逼到心裏來。從明天起要試演了，主要脚色茂右衛門的動作，著落還沒有有一定，那麼對手的阿察和其他的人什麼樣動作是連思量的法子都沒有的。我的工夫若是壞了，近松門左衛門費盡心血所作前無古人的狂言，徒然做成京人士的笑料也難說的。這樣想著，藤十郎的腦中思浪滾滾，卻要抑制那焦躁，急於把全心集中到那一點去。

那時候，聽得了從本屋方面有向別室走來的脚步声。

七

特地從騷鬧的酒席逃出，求得靜寂的場所，要凝神專注藝術的苦心的藤十郎，這得
有人的腳聲走近來，不覺微皺眉頭。

但是走近來的腳聲的主人，似乎毫不知道藤十郎是在這地方的，急步通過長廊，走近到這房間來，纔聽得像是女人的窸窣的衣聲，卻突然沒有什麼招呼，就推開了房間的紙門。但是看見了橫在那裏的藤十郎，喫驚而呆立在門口了。

「啊，是藤先生在此地麼？那真是對不起了。」這樣說了之後，女人就想推上了門回頭了，卻又站定，「真是在這裏那麼樣涼的地方躺著，傷了風是不行的。等我替你蓋一點被吧。」說著，要去從壁櫥裏拿出綿被來。

藤十郎起初聽得腳聲時，只當做是女傭人，所以他躺著不起來，卻意外地是宗清的主人宗山清兵衛的妻阿棍，他坐起來整整衣襟。

「啊，真是失禮了。」酬應一句。

阿梶雖則已近四十歲了，但她年輕時曾經做宮川町的歌妓，豔名噪一時的面影，在那秀俏白皙的面孔上，還活鮮鮮地留著。那嫩黃色絹綢的引返，束著天鵝絨的折帶，穿著淺色足袋的半老徐娘，別有無限的風情。藤十郎在早就認識阿梶。二十年前曾有市井少年中第一美貌的藤十郎好看，還是歌妓阿梶好看的比較論，在四條的茶屋裏遊逛的闊老闊少們口中爭論著。是那時相認識的。但是阿梶的容貌，藤十郎從未留心仔細看過。不過像對於路旁的花一樣，加以淡淡的一瞥罷了。

但是在今宵，覺得這有夫之婦的丰姿，卻有說不出的魅力，狠狠地逼進他眼中來。這大約是因爲這四五天來，不住地思量著在他從未領教過的，這戀愛中所謂奸夫的領域的緣故吧。以前不在他念頭上的，叫做有夫之婦的一種女性的特別種類，在他心上生起了不可解的魅力，現在像頂了阿梶的姿首著著地迫近他來。

藤十郎的凝視阿梶的眼珠，不必說有異常興奮的光輝，叫做有夫之婦的道德的柵柵是打破了，那些舊木料反而像是投進去培養他的慾情的薪柴。他對於少女，寡婦，妓女，

歌妓，所未曾經驗過的，難以說述的猛烈的情慾，開始沸沸地燃燒他的精神和身體。

八

藤十郎心裏起著這樣狂猛的颯風，阿梶夢裏也不會知道的，她從壁櫥裏取出白絹的夜著（¹⁵）走到藤十郎背後替他披上去。

身體的一部嘗著了像白鵝的胸毛這壓一樣的柔軟溫暖的夜著感觸，藤十郎對於阿梶的異常的興奮，幾乎要爆發了。但是他的規矩的人格，咄嗟之間能制止他慾情的盲動。藤十郎想到宗山清兵衛，想到有貞淑令名的阿梶，想到自己以前對於兩性間的行爲都踏著正道而來的一種自誇。他對於阿梶所懷的一種大暴風一般的激動，漸次平靜了。

阿梶仍是本來面目的阿梶，她替他披好了夜著之後，「噯，請你歇息罷。我再去叫下人們搬點茶水來吧。」露著親切的微笑，要走出去了。是在這一剎那間，忽地藤十郎心裏一縷惡魔的念頭，猛猛地擡頭了。這不是戀情。這也不是猛烈的情慾。這是可怕的冷靜的

理性的著想。在戀愛場上是很膽怯的藤十郎，卻像換了個人的樣子，像先刻的興奮是說謊一般冷靜地叫住她。

「阿梶姐，請等待一刻。」

「還有什麼別的事情麼？」阿梶無邪氣地回轉頭來，彎彎的秀眉底下浮出清麗美豔的臉蛋，浴著絹方燈的光影，顯得風致無限。

「稍微有些要和你談談的事情，可否請你坐下來。」這樣說，藤十郎稍挨近女人。

阿梶對於藤十郎的樣子，稍覺著些不安吧。不十分靠近藤十郎就在放置著絹方燈的影裏，像踞蹲一樣坐下來。

「當真的是什麼事呢？嘻嘻！」一面無意識地笑，稍帶含羞的樣子，看著藤十郎的面。藤十郎的聲調現在是全變過了，輕低但是很有力的調子。

「阿梶姐姐，並非爲別的，就是我藤十郎對於你有二十年來瞞著的事情。今夜無論怎樣要把這點講給你聽了。想起來已經是很久長的事情了，那時你還是十六歲，我是二

十歲那一年的時候，碰到祇園祭的機會，在河邊的臨時搭的臺上二個人同舞了連舞。你大概也不會忘記的吧。我第一次的見你就是那時候吓。雖則常常聽得別人說宮川町的阿樾姐姐，是無論什麼樣好看的旦角都趕不上她萬分之一的，但你竟是這麼樣的美麗。我夢中也想不到的。」這樣說著，藤十郎半閉他的大眼，裝出追懷青春時代的美妙的夢境那樣子。

九

「是從那時起的，戀想著你，你是世上稀有的美人。」藤十郎接近阿樾的地方，眼中泛起決死的顏色，住了口。

被藤十郎叫住的時節，就有一種不安的期待，在心中動悸著的阿樾，起初聽著從這美男子口中說出自己淘裏榮華的青春時代的追懷談，像著了魅一般，兩頰上薄薄地罩上一層紅霞，但一到對手的話突然轉了一個方向，那顏色突然變了青白，踞蹲著的姣俏

的身軀，突突地開始發抖了。

藤十郎的眼中放出不能使人相信他是溺在戀情中像劍光一樣的冷光，注視著頭都擡不起來的女人，只有聲音像充滿熱情而發顫樣地響出。

「自從見了你之後，心裏不住地念想著等有機會要和你談談，可是小時節師父的管束很嚴，一分也沒有自由的時間，雖則心中像燒一般心焦的相思，除了等待機會以外，再也沒有別個法子。在這樣自慰之中，不到你的二十歲，就聽得你成了清兵衛的意中人。那時節我的懊惱，現在想起來也還是這胸膛都要破裂的樣子。」這樣說，藤十郎很巧妙地裝出坐不安席的焦躁的樣子。但是說著這樣的情話，他的兩顆眼珠仍舊放出炯炯地寒光，嚴密地注視著女人的透息，以至身態的一切。

阿提的面色恰好表映出她心中的可怕的激動。一時完全蒼白了的顏色，漸漸反動地紅潤起來，同時那兩眼中透出像生熱病的人可以點得火著一般的淒壯的色調。

「戀慕著已經是有夫之婦的你，不是人做的事情，心裏原是用強力的去壓抑的，但

我是凡人，又有什麼法子呢？每逢聽著了關於你的消息，看見了你的面影，二十年之間曾經忘卻了你的日子，一天也不曾有過。」他一字一句地演出比他以前在舞臺做一切的戲更巧妙的做法，一面負著騙誘人妻的恐怖與不安，逼近像小鳥樣畏縮著的
女人。

「但是我藤十郎決不做愛上有夫之婦那樣背道的事情，心裏無晝無夜抑壓住那發狂一般的感情來，直到現在了。我今年已經四十五歲了，到老死也不遠了。這樣的戀愛——二十年來相思，相思到這樣程度的相思，在這世上一句話也不漏出來，再有什麼時候講給誰聽呢！只想起了這點，已經使得我心頭騷亂到要發狂的樣子了。是這樣子的啊，阿梶姐姐，倘使你想藤十郎是可憐的，只求你說一句，說一句有情的話，啊……」藤十郎像要發狂般心胸懊悶，再接近女人去。不過當是狂於戀情的雙眼，卻仍是白刃一般冷利。

大概受不了過分的感動吧，阿梶是

「呱」的一聲泣倒了。

十

像兇惡的妖怪注視他魔力的犧牲者那樣，藤十郎注視著哭倒的阿梶。他的唇邊浮著非常冷酷的表情，不過聲音和動作仍有像溺惑在戀情中的人所有的熱情。

「咳，阿梶姐姐，我不想我藤十郎這樣的戀是可憐麼？忍耐了二十年的戀不可憐麼？啊，你真是硬心腸的人吓。」這樣說，藤十郎等著對手的回答。但是女人仍舊還是只顧啜泣著。

是慕著燈光的水喜鵲吧。像是銀剪刀所發清脆的聲音，透過了潺潺的水聲清楚傳來。女人和藤十郎都暫時不發聲，靜靜地等這時刻慢慢地過去。

「對於藤十郎的苦惱的戀，這樣無情的你，真是硬心腸吓。在舞臺上的調情，稱爲日本無雙的藤十郎，攢到你手裏是不瞅不睬地被拒絕了吓。」藤十郎漏出寂寥的苦笑。

那時低了首默著的女人突然仰起了面。

「藤先生，你即刻所說的都是真心話麼？」

女人的聲音是沈痛悲苦到極點。嘴唇微微痙攣著。

「這難道是可以作耍的麼？去親近有夫之婦，是拼了性命的戀愛。」這樣說著忽時藤十郎的顏色也突然泛了青白，他跪不穩的膝頭，有些微微顫動了。

阿梶像已下了必死的決心，發火焰的烏珠向男人看了一眼，突然把旁邊的絹方燈一口氣吹息了。

那裏只有可怕的沈默。

阿梶像身體中的毛髮都直豎起的恐怖，像身體中的血潮都湧起的熱情，等著男子的近身過來。但是只聽得男人的苦悶的喘息，對手是身體也不動一動的樣子。阿梶只是蜷縮著身體，突地發抖著。

突然藤十郎有立起的樣子。阿梶想現在來了，決定了心思。但是男人像影子一般擦過阿梶的身旁，在沒有燈火的闇裏摸索出去，走到了廊下，就把正應的火光當做目標，像

畜牲一樣飛快地逃了。

留在暗裏的阿梶，受著對於人間女性的最刻毒殘酷的侮辱，像石頭一樣地站著。

說惡戲是要性命的惡戲，說侮辱是在這世上沒有再以上的侮辱。但是阿梶無論如何想不出該受藤十郎這樣的侮辱和惡戲理由來。同時爲這可怕的誘惑之故，自己要把貞操捨棄——不，差不多已經捨棄的罪的恐怖，使她的柔腸寸寸裂斷一樣。

十一

回到酒宴席上來的藤十郎，現著不像人面那樣的淒愴相。但他喝了人勸的酒五六
大杯，把含紅光的眼向著切波千壽，

「千壽，放心好了，藤十郎對於這次狂言的工夫都有了。」說了縱聲高笑。但這笑聲像地獄裏鬼怪的笑聲那樣地發嘎而空虛可怕。

三月初一日起，萬太夫座開演近松門左所編的戲劇。藤十郎的茂右衛門和切波千壽的阿榮和這通奸狂言有可驚的逼真，使得洛中洛外，評判喧然，從正月裏來，接續誇著勝利的山下座的中村七三郎的評判，像成了月前的螢光一樣，看看消失去了。

但是跟著這演戲的響出，在京人的口中又傳出這一段插話來。這是說藤十郎在這次狂言的工夫中，對於某茶屋的女人假裝了求戀，等女人肯了吹熄燈火的一刻，卻逃了出來，真不愧「天下第一名人的深心」那樣的風說。

「即使是假的，有藤十郎來求戀的女人，卻也是天下第一個前世修得的了。」妓俏的京女們還這樣添加一句。

有這一種風說更是增加了這戲劇的牽引力叫座力。每天每天像潮一般來的看客，從天亮就在萬太夫座周圍捲旋。

是三月的中旬吧。某日朝晨，萬太夫座的戲臺匠在後臺的角隅的梁上，見掛下一個

中年女人的縊死體。這正是宗清的妻阿梶。阿梶偷進宗清隣屋的萬太夫座，定她最後的死地在那裏。這死因在京童口中撒播種種無根的風說，但是沒有人想到藤十郎的偽戀的對手，就是這有貞淑的令名的阿梶。

不過藤十郎聽了阿梶的死，像受了雷打的變色。在他心中這樣說：

「爲了藤十郎的藝，一二個女人的性命算什麼！一數次強固地反覆這話。但是使他這樣反覆說的心上所受看不出的重創，碰著有了機會有了時候就不能不苛虐他。

阿梶在萬太夫座縊死的消息，又做了萬太夫座的叫座力。

阿梶一死以來，藤十郎扮茂右衛門的藝益臻佳妙了。在他的眼中，奪了人妻的犯重罪男子的苦惱相，清清楚楚地浮出。他與阿梶在暗中拉手的時光，奸夫的恐怖不安和對於罪的懼怕，從全身中湧現出來。

在這裏，藤十郎是茂右衛門，還是茂右衛門是藤十郎卻分不出來了，恐怕是因為在藤十郎自己也有了勾引人妻的恐怖，銘肝刻骨了的緣故吧。

- (1) 京，是京都，當時日本的國都。
- (2) (3) 黑木，把材木斷成長尺許，蒸黑作柴薪用，相當於中國的炭。京都近鄉的大原等地，婦女頂在頭上，出市求售的大原女即大原地方的女子。
- (4) 江戸，即現在東京地方。
- (5) 座，是戲園戲館的意思。
- (6) 霜月，即舊曆十一月。
- (7) 歌舞伎，演劇也。本為一種雜曲名，後演進成為戲劇，而名稱則仍其舊。
- (8) 狂言，周作人譯中有狂言十番一書，即戲本的意思。
- (9) 彌生，舊曆三月的名稱。
- (10) 江戸在京都之東，故云。又在箱根山以東的地方叫做關東，東國或即指關東地方。
- (11) 洛，指京都，昔中國都洛陽，日人做之，以洛代京，把京都也叫做洛。
- (12) 茶屋，飲食酒菜館及有娛樂的設備的。
- (13) 引返，一種衣服，裏子翻出外邊，是上等漂亮的服式。
- (14) 羽織，可以譯做外套的一種衣服，是禮服。
- (15) 夜著，是簾衣或首有袖口的綿被。日本衣就是著物 (Kimono) 樣子的綿被。

十七年六月譯

若杉裁判長

××地方裁判所做刑事訴訟部裁判長的推事若杉浩三氏，年輕時節是很敬虔的基督教徒。

普通基督教徒的青年，一到社會上，全像忘卻了東西一樣，一忽兒就不是基督教徒了；若杉君也是把青年時代的信仰，不知在什麼時候遺落在什麼地方了。這是遺落在大學時代所錄的許多稿本中間，或者是當考試司法官時候很匆忙地遺落在某地方區裁判所事務所的長板橙上，是不分明的。

但是現在若杉君決不是基督教徒。那個披了法服在法庭上嚴肅地端坐著的若杉裁判長，什麼人看去都不會想起他在青年時代是懷抱熱烈的信仰的。但是像德國的學生在年輕時逞那方剛的血氣猛行決鬪所得的傷痕，到出仕於官僚政府，變成了不中用

的老官僚之後，還殘留著在他們的老顏上的皺紋之間一樣；若杉裁判長青年時代的信仰，也有在什麼地方殘留著那痕跡的樣子。

這不是別的。就是若杉裁判長對於罪人有非常深切的同情。特別是那個罪人對於所犯的罪倘使稍微有些後悔懺悔的樣子，裁判長判決的寬大往往是使得會審的檢察官噁然失驚的。不必說那樣的時候，會審的檢察官一定提出控訴。這控訴卻下的也有，但是取消原判決而再改下更重判決的也很不少。

本來做裁判長的人，自己所下的判決被取消，決不是他的名譽。可是若杉裁判長的判決總有失於寬大之嫌。若使知道裁判長是若杉推事，被告是要雀躍欣喜的。

除了使世人戰慄的極惡罪人以外，一般人對於處被告以寬大的刑罰，不會有懷什麼大抗議的。而且當被告有幾分可以同情之點時，刑罰愈輕，世人愈加感得有一種快感。若稍微和那被告有些關係的人們，欣喜更不是無理了。因為這一個緣故，若杉裁判長不知不覺地被謳歌為名裁判長，決不是沒道理的。

不必說若杉裁判長對於罪的見解，當然和普通的裁判官有完全不同的意思。這個人，說起來決不是做裁判官的材料。去做那在薄暗的法庭中，板著嚴厲面孔的法官，他太過於纖細的感情了。實際，本人當初也毫沒有想去習法科的意志。在東京高等學校時，是文科而且志望哲學的。本人的意思，像存心要將來成功一個教育家的樣子。當然所謂教育家，也要是對於人類精神上給與強大感化的堂堂的教育家。但是有願為教育家的心的若杉浩三，爲什麼去轉入法科，卻有二個原因。一是因爲他很佩服的一個同學森田突然中止了文科志望，而決心轉入法科。說起來，森田這個人從一年級起在文科是回回致第一的，但在卒業的半年前，那人的哥卻對他說，「文科將來到底沒飯吃的，還是在這時候決心轉了法科去罷。」實際那時文科出來的人，在困難中的實例很不少，因之非常聰敏的森田就決心轉科。想到比自己成績也好，學資也要豐富的森田君，爲關心於將來的生活問題而轉科，在當時的若杉裁判長，也勢不能不心上生動搖了。

31

以外若杉君還碰見過這樣的一回事。總的確是高等學校的二年生的時候吧，某晚

若杉君從春日町要到傳通院方面去，走上富坂。不道走在半中，在坂的右側的一個牛乳店前面，有二三人聚集著。心裏想是怎麼事，立定了腳，卻看見從牛乳店裏出來，一個土工風的人，用繩縛了穿很漂亮服裝的紳士的右手牽出來。以爲只有一組，卻不道這樣的連檔，好幾組從後面顯著出來。每組一樣加縛的是勞動者風的人，被縛的是穿著紳士服裝的，所以奇怪。現在想來，是賭場裏去捉賭，毫沒有什麼希奇。但在那時對於實世間的事全無經驗的若杉君，卻很覺得奇怪而看得發呆了。這時在若杉君前面又來了一個青年。這青年對於這些事情，好像比若杉君更加不知道，走到牛乳店的門口，要探頭到裏面去望。那時大概受縛的罪人已是斷種了的樣子，最後的人，揮著空手要出這牛乳店，這土工風的人，總以爲攔住門口的青年礙了路，

集 寬 池 菊

「滾！你看什麼！」不但這樣怒罵了，而且粗暴地推開那青年。當然青年是不知道那人是自己所沒有的權力的法警。

「幹麼！」怒叱還去，同時很裝勢地奔向那法警。那時候法警卻說道，

「什麼！你反抗？到警察所來。」一面就粗暴地縛那青年的手了。恐怕是因爲同僚各人都帶了俘虜回去，而自己一人卻空著手，在這法警總覺得有些不愉快，想來是有什麼都好，總之拘一個人回去，存了這一種壞心思之故。青年聽知了那人是法警，稍微有點慌張的樣子，但還是不屈不撓地反抗。不過以體力制勝的法警，不是很容易把青年的右手縛了繩，到底把他牽了去麼？恐怕存心用一種妨害執行職務的罪名，總之先拉到警察所裏的。而且拉去了離若杉君輩站的地方二三丈之後，像給嘴臉上打了二三個巴掌樣子，清脆的聲音都聽得。法警的這一種暴舉，恐怕在現代的進步的警察制度之下，決不會有的吧。但在若杉君的高等學校時代，即距今十幾年前，卻確實分明是存在的。

那時是多感青年的若杉君，見此而起極度的憤慨，不是無理的。蹂躪人權，對人的侮辱，這在正義觀念始終很強烈的若杉君，是毛髮逆立的不正。國家的權力由這些野蠻人的濫用，在他是渾身打戰的恐怖。

那晚上回寄宿舍之後，對於這不正的義憤，很不容易靜去。睡在眠牀上，還不住想著

這事情。那時忽然在若杉君心裏，浮起了將來學了法律去爲這些無辜的人揮慷慨的辯舌那種心思。

若杉君選法科的遠因，恐怕是在這裏的。但直接的原因卻因爲是他尊敬的森田君忽然看絕了文科而轉入法科之故。那時候還不像現在的有法科生過剩的現象，所以要轉入法科比現在容易得多。但是當該做律師的若杉君，卻因爲律師太是世俗的，過分是實際的生意，所以覺得嫌厭，在臨卒業的當兒，翻然改志而做司法官了。

有這樣經歷的若杉裁判長，比之普通的裁判官要內面的要人道的，當然一點也沒有把惡人罪人看做和平常人是完全不同一種生存物的弊害。而且在若杉君的罪惡觀裏，含有很多量的基督教的分子，能發從一切的犯罪中十分去汲取人情的動機，無論怎樣，不能憎恨罪人到極點的。這罪人血管裏所流的血和我血管裏流的血，沒有什麼大分別的，這在做裁判官是過於仁慈的信念，常在若杉君的裁判心理中浮動吧。還有一個在若杉君心理中所動的感情，是無論如何不可造成冤罪的念頭。講到裁判時很容易引出

來的格言「縱使放逃了九個有罪的，也不可做出一個冤枉人罪」的這戒教。這種考慮，似常在若杉君心裏很強烈動著的。

總之，換一句說來，若杉裁判長的判決的如此寬大，可以說是由於裁判長的人道的人格所派生出來的當然的歸結。若杉裁判長的對於罪人充滿理解的同情，好像漸漸傳染到了會審的檢察官，沒有像開頭那樣地頻頻提起控訴了。

但是偶或對於若杉裁判長的課刑失於寬大的非難，也不是沒有的。不過發出這種非難的人，若知道了在若杉裁判長人格的底下所深種的信念的強力，也就會不知不覺把這非難如同忘卻了一樣拋棄的。

若杉裁判長對被告下那種深識人情充滿同情的判決，有數不清的實例。放蕩無賴的兄，屢次向父逼錢，末了父不允，憤怒而揮棒打來，在場的弟是看不過了，去奪脫他的棍棒來，把兄一擊之下斃於杖下的事件，也是若杉裁判長出名的名裁判之一。若在普通的裁判官，即使對於被告同情，卻要拘泥於尊親族殺人罪的罪名，不論怎樣酌量情

形，四五年實刑定票課的。但若杉裁判長宣告處五年徒刑，同時也不忘掉附以執行猶豫的恩典。對於這個被告，有從村的村長以下一百五十人連名的請願書，所以自當事人以下一村全都雀躍欣動的。

再要數說這樣的事件，幾件都有的。在若杉裁判長充分利用這可以稱為刑法的淚的執行猶豫的恩典，說起來是在易於流入機械的法律的運用，加了一流的人情味，在裁判官也一定是愉快的事情。

因為這緣故，在有人口七萬以上的這××市上，說起若杉裁判長是令名嘖嘖的名裁判長了。

是若杉裁判長的令名正達到頂上的時候吧。起了下面所記的一事件。想來什麼人都有一二回在地方的新聞紙上看見過的，在關西地方是常常有的那個叫「中學生的嚇詐團」的事件。說這是電影的惡影響之一，世間的識者作為非難電影的一材料的，恰好××市也發生了「中學生的嚇詐團事件」聳動了市民的耳目。因為那犯人是規律

嚴肅有好名聲的縣立中學的學生，而且是做級長的優等生，又是白面文雅的美少年，驚動世人不是無理的。

犯罪的手段也是刻板照印的一定格式，那少年寄一封恐嚇信到在××市外的某富豪家去，說「在某月某日夜裏，把二百元鈔票用報紙包了，去放在鎮守八幡的大牌樓底下。若不照辦，要用炸彈爆破你全家。」寫著這些無法無天的狂語。那家也當做反正是性質不良的惡戲，就不去睬理。不道可驚的卻是正當那約定的前一晚，在那富豪家的門前，發生了一大爆音。但這恐怕是報道這事件的新聞紙的誇張吧，該犯罪少年說不過把三個花砲一同擲下，所以的確不會有很大的聲響，但因為那恐嚇信而內心戰戰兢兢著的富豪一家，聽見這爆聲而變色，卻總不是誇張了。再不睬理是要成一大事了，所以立刻派人到警察所去，告訴這恐嚇信寄來之後的一切事情。長久沒有事件而苦於閑散的警察，聽受了這告訴，像回生了一般地開始活動了。恐嚇信所指定的次晚來了，警察所長以下巡長一名，刑事巡查六名，都變裝之後，遠圍著鎮守的林子。那柔術初段的法警與劍術

這少年預審有罪而付公判，但同情於這少年的人並不十分失望。若付公判，則裁判長是若杉君，大家以為課實刑是決不會有的事。

第一回公判是開審了。若杉裁判長開頭的訊問，對於被告是十分有同情的。被告的少年也毫不忌諱地陳述犯罪事實。而且少年的兇狂，時時使得裁判長發苦笑。實在這個少年是與受了冒險譚等等感化的少年往往做兇狂的事件一樣，不知不覺之間陷入了這個大犯罪之中。要之不過是少年特有的浪漫的傾向，不留心陷入了邪道。若杉裁判長能十分同情於少年的心理。所以會審的檢事，對於少年的心理毫無理解，行峻嚴的論告時，他心裏總不能首肯。在未聽律師的熱烈的辯護以前，裁判長肚裏像已經決定賦與執行猶預了。律師的雄辯延長了近乎二點鐘。律師的辯護的力點，以此少年的犯罪，並非少年自身的罪，而是社會的罪，換言之，牠的主旨，說是教育家和電影的罪。實際看了發青而沉默低頭在裁判官眼下的那少年，誰個都不能不動憐憫之情的。是白色圓臉可愛的少年。實際好像是警察所把這少年一時作戲的事情鬧大來，做成了恐嚇詐財的大事件那

個樣子。

此時若杉裁判長聽著律師的辯論，一面回想到自己的少年時代。歷歷地記起了受惡友的使喚，對於隣村的蘋果園去行夜襲等事，那是使得少年們心跳神遠的浪漫的冒險。但是用法律去解釋起來，卻是真正的野外盜竊。但在少年時代往往誰都容易做的放奔自由的冒險的惡戲，都看做犯罪，果真是正當的麼？實際若杉裁判長的心理，對於這少年的同情是滿胸臆的，當然是優等生而且是級長的事實，也是使裁判長動心的。

宣判是下禮拜一，法庭閉了。

次日的報紙上，記載法庭上的光景，同時預想少年必得浴受執行猶預的恩典。同情於被告少年的人，對於這一點也沒有什麼疑念的。

但是在這宣判的星期一的三日前，就是星期五的晚上，若杉裁判長身邊偶然起了一事件。

說來這禮拜五的晚上，不知是三月的幾日，若杉君的家裏，產後不久的夫人還未曾

雖產褥的時候。已經是三個男小孩的母親，卻還是每一回生產都拖長去，產後的衰弱，在旁邊看看也是可憐相的。所以這一晚也是把平常要鬧到深夜的男孩子，在黃昏就強制他們去睡了。只有若杉君到十二點鐘還在書齋裏看書，時時和睡在隣室茶間不動一動的妻問話。到打過了十二點就進下女所鋪好的被窩中去睡了，那時也喚在隣室的妻，大概是已經睏著了，所以不見回答。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若杉君忽然醒轉來。那時從夫人睡息著的茶間的對一面室中，有咯叱咯叱的聲音。若杉君想大概是耗子在棚架上跑奔吧。再閉上眼，那聲音卻很討厭地繼續起來。

但是平常耗子在房間裏鬧是沒有的，想去，若杉君好容易方纔發見了耗子作鬧的原因，這是因為來探望存問妻的產的許多糕餅盒水果籠都堆積在架棚上的緣故。想到了這個之後，若杉君想發聲驅開耗子，但是想到不可驚動在隣室的妻，就自己輕輕起了牀，穿了擱鼻在枕頭邊的衣裳，振明了臨寢時所熄的電燈。再留心不去驚醒妻，輕蹣著脚

步，走近那房間去推開紙門。書齋的電燈光，從開著的中間射到隣一室，只照著中央極小的部分。若杉君毫不措意地踏到隣室間去。在這刹那，覺得有些不是平常的樣子。在電燈光所不及的放衣箱的一角隅裏，有些氣息。是人，是竊賊。若杉裁判長像受電擊一般站住在那地方了。那時從暗中出來一個強悍的漢子，堂堂地站在若杉君面前。實際在被告席中溫順而屈從的竊賊強盜和殺人犯，若杉君到現在也不知看見過多少了。大抵都是恭恭地低頭，怯懦地發抖的男子。但今夜站在若杉君面前的真的竊賊，卻不是這樣膽怯的。倘使被撞見了就變做強盜的決心，是分明可以看見的。在那裏並無判裁判官與被告的關係，只有人和人的赤裸裸的比力的關係是可以預期的。一秒，二秒，三秒，竊賊不動。若杉君也不動。若杉君感著全身如同受榨壓一般地不安，感著不可名狀的壓迫和不快。但這中間若杉君的理性是用了全力在講求善後的方策。爲男子的意氣爲保持裁判官的體面，挺牢這賊是必要的。但想到那格鬪的可怕的音響，給在產褥中的妻的激動，和睡在房間對面房中的三個小孩子的駭怕危險，若杉君的手，總挺不起來。若杉君連出幾個錢求這

賊安靜地回出去的事情都想的。但這做裁判官是太少威嚴了。那時忽然浮起來了「讓賊逃走去好了」這一個想頭。若杉君爲避開竊賊的出其不意的襲擊，向後退了二三步。「喝」的出盡力氣大叫一聲。但是這聲音卻惹起了全不預期的結果。若杉君在他的聲纔完未完之際，聽得了妻的喫驚於夫的聲的悲鳴從隣室裏出來，同時房間對面的室內，三個愛兒也喫驚而哭叫起來了。

一家五個人的大喊，是使竊賊恐懼了吧，不知什麼時候賊蹤已不見了。不必說東西是什麼都不曾被偷去。

但是已經十分衰弱的身體，受了這樣激動的夫人，忽然發生高熱，也不是無理的。那翌日，近四十度的高熱，續繼了一天。而且夫人的神經，成爲極度過敏，有些微的聲息就要打抖了。主治醫開頭對於夫人的性命問題都有些發愁起來。

而且三個愛兒也是從這一夜的遭了那事之後，就成了對於什麼都恐佈的膽怯的小孩了。

若杉君自身也很不容易擺脫，與那竊賊相對峙的一分間的，差不多要窒息的不快，和不安的壓迫。

若杉君被竊賊一鬧的不快的印象，鮮鮮地在頭腦中舞著，又想到了這些。自己從學校裏出來之後，十四五年中間，只攷察罪的一事。而且對這罪，科以適當的刑罰，又是自己的職責。但實際自己對於罪的意見，果真有過正當的攷察麼？不是以前把罪只在過於抽象的一方面攷察了麼？不是只從罪人一方面去攷察罪了麼？敬畏地躬在自己面前的被告，實在是很馴良幽靜的樣子，因而把他們危及被害者的重大的惡勢力，就不加什麼攷慮了麼？

集 寬 池 菊

這樣想去，若杉君對於自己過去所下判決的基礎的信念，覺得漸漸動搖起來。來鬧若杉君的賊，照罪名說起來，是盜竊未遂。但從及於一家的惡影響看去，卻是毛管直豎的。夫人由此受激動而發熱，因發熱而益加衰弱，萬一因此而去世，那麼形式上不問如何，卻明明是殺那夫人的兇手。還有三個愛兒所受的惡影響，也總不是能夠用金錢可以抵償

的很大的被害還有若杉君自己所受的不快的壓迫和不安，雖是無形的，也總是重大的被害。

若杉君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切身徹骨地感到這罪所波及的惡影響。這把若杉裁判長以前所抱的罪惡觀，從根底顛覆了。他在被害的翌朝，纔感著世上對於犯罪者一般的憎惡在自己心中湧起。但若杉君對於自己感情的轉換，太出於自己本位的動機，很覺得不爽快。但是轉換的並不只是若杉君的感情。若杉君的思想也顯示了一個轉換，與最初不同的感情，又盛盛地煽動證實牠。

星期一的午前，照預定有嚇詐團中學生的宣判，縱使不是無罪，執行猶預是一定的，所以被告的肉親人等，用一種安心去旁聽。

但是，只有那日，裁判長稍帶些蒼白的臉色，而判決文宣讀也不像平日那樣朗朗地響。

繼「被告某某處禁錮一年」的主文宣告之後，等到什麼時候，都沒有執行猶預的

宣告。在被告的面上和旁聽人的面上，都浮出了深重的失望之色。

但若杉裁判長毫不顧著這些，把理由書朗讀完了之後，排了扉洋洋地退座了。

十七年九月譯

投水救助業

照有些書上所說，京都也是從前就很多自殺者的。

京裏無論在什麼時代生存競爭總比鄉野劇烈。在生活上有難堪的災禍襲來，橫了心去死的不少。洛中洛外有很大的飢荒時，父母兄弟分離，妻子死亡，悟到人世的無常，就去自殺。因為官階陞進裏滿了名而鬱怒塞心，或是迫於義理的死，或是因戀愛的絕望而死，數說起來是沒有際限的。況且德川時代還有一種叫做相對死，是一時二個人同死的。

自殺中頂簡單的方法大概要算投水吧。這即使不看統計學者的自殺者表，只要對於自殺真正思慮過一番的人總都覺得的。可是在京都沒有良好的投水場所。不必說在加茂川是死不了的，那裏頂深水不過三尺光景。所以御春傳兵衛是在鳥邊山死的大概都是縊死，火車下去軋死當然還不會有。

但是無論如何一定要跳水的人，從清水的舞臺跳的。因為還留著一句「存了從清水的舞臺一跳的心思」的俗諺，那事實不會錯的。但看見過碰了下面谷間的山岩上而粉碎了的屍體，或聽得過這種說話喜歡摹倣的人也要拏不定心了。無論如何要死在水裏的人，除了照阿半長右衛門那樣，迢迢地走到桂川去，或者越過了逢坂山到琵琶湖去，或到嵯峨廣澤的池去，沒有別的法子。這在那些垂死之前的暫時，願意充分享樂的情死人，這段長的路程原算不了什麼，但是想要能得早一刻逃出這塵世間的人們中，卻沒有走十里二十里路的餘裕。因此大概是把頭頸挂起來縊死的。到聖護院的林子中，或糺的林中去拾稚實的兒童，往往逢有著見了岩掛在空中的屍體而吃驚的事。

雖然如此，哀裏的人也曾有許多自殺了的。在一切的自由被剝奪了的人們，只有這自殺的自由還存著的。即是在牢獄裏的人，也只有自殺是可能的。即使兩手兩足都被縛了，也可用極度刻制地不透息去做到。只有自殺是可能的。

總之京都沒有絕好的跳水場所是事實。但是京都的人們卻忍受了這個不便自殺

了來的。不因爲沒有跳水的適當地點之故，而自殺者的比例比江戶大阪小些。

到了明治年代，橫村京都府知事與疏水工事，引琵琶湖的水到京都來。這工事使得京都的市民有了好的水運，好的自來水，還有了好的跳水場所。

疏水的闊有五六丈樣子，作爲自殺的地點，是很好的。無論什麼人，想到了自己的屍身在深海底下載沈載浮地被魚啄著，總是不爽快的。即使死了，也有想要在適當的時間被打撈起來營葬的。這樣說，疏水是絕好的場所了。從蹴上通過二條，沿了加茂川，流向於伏見去的，什麼地方都有一丈樣子的深，水又清麗。而且兩岸種著楊柳，到夜裏青白色的煤氣燈光裏，真個是煙霞千萬。先斗町附近的弦歌之聲，渡過了加茂川傳來。後面是東山恬靜地橫著。下了雨的晚上，兩岸青紅的燈光，映在水裏，煞是好看。這新河道上的夜間的美景，在自殺者的心中，惹起一種浪漫的情調，使他們覺得死並不是什麼可怕的事情，就飄飄拂拂地跳了下去的很多。

但是一跳之間，由身體的重量把身體落下去到水面上的刹那，無論是怎樣有覺悟的

自殺者，都要發出急喊。這是貪生畏死的本能的喊聲。但已經什麼事都沒有辦法，水沫飛濺開來沈下去之後，都有一次浮上來的，在那時候除了本能的求救的心思以外，什麼都沒有。雙手亂抓著水，打水，喘息著，悲鳴著，搔動著，漸次衰弱起來，失去了意識要死了，但著在這時候，有救助的把繩投下去，大抵會來把牠抓住的。在抓住的時候，沒有了那跳水以前的決心，也不想到得救之後的後悔，只有求生一念的強烈本能。自殺者求救助抓繩的矛盾，是不能諱笑的。

總之，京都有了好的跳水地點之後，自殺的人大概到疏水來投水的。疏水裏一年中橫死者的數目，多時有超過百人的。

在疏水流域中最好的死場所，是武德殿附近的一條寂寥的木橋。在 *Incline* 旁邊流走下來的急湍，還保有餘勢，繞了岡崎公園流著。在要離去公園的地方，有這個橋。右面是平安神宮的林子，路燈悲寂地亮著。左手是閉上了大門的人家，沈靜地並排著。因通行的人很少，所以從這橋欄干上跳下去的投水的很多。從橋上跳下去比之從岸上跳，好像更

能滿足於投水人的心底潛伏著的裝模做樣之態。

可是在這橋的二三丈的下流，沿著疏水有一間小屋。若有什麼人從橋上跳下去投水，這屋中的矮身的老婆子一定飛奔出來。從橋上投水的若在十二點鐘以前，情形大抵相同的。老婆子一定拿著一個長竿，就把這竿照準了發咽聲的所在挺出去的。大都手上一會覺到些斤兩，若不覺著就追著那咽聲和水聲，幾次三番伸出去。雖則也有始終不得著答應而流下去的，但大抵在竿頭有答應的。把這個拉攏來的時候，好意跑到半里外的警察所去報告的人，在羣集來看熱鬧的人中總有一個的。若在冬天是要生火，在夏天比較簡單，使他把水吐了出來，替他揩拭了身體之後，大抵恢復了元氣而到警察所去的爲多，警察倘使曉諭他二三句，大概吃著口賠不是的。

這樣救了人命的時候，經過一個月之後，政府頒下獎狀，附著一元五拾錢的賞金。老婆子受了的時候，先去供在神棚裏，叩了二三個響頭，再去存貯在郵局裏的。

老婆子是第四回內國博覽會在岡崎公園開會時，在那地方開設一爿小茶店的。雖

不過賣小式糖果和水果之類，卻相當賺了些實利，所以博覽會的建築漸次拆除之後，還照舊繼續做她的生意。說這是第四回博覽會殘留的唯一紀念物，也可以說的。老婆子和她丈夫所留遺的一個姑娘，娘兒二人過活著，稍微積了些錢之後，小屋是變成了現在那樣的小巧的房子。

起初有從橋上跳水的，老婆子是束手無策的。放出大聲叫喊也不大有人來。運道好，有人來時，投水的已經被疏水的急流捲旋到無可蹤跡了。這樣時候老婆子總望著暗沈沈的水面，口裏輕輕宣念佛號。但老婆子看見這樣的自殺者，不止一個二個。每二個月總有一次，多時一個月有二次，老婆子聽得自殺者的悲鳴。這像是在地獄裏的鬼叫一樣，心慈的老婆子十分不忍相的。到後來老婆子就決心自己去救援他們看。用了非常的勇氣與策略，老婆子使用晾衣裳的竹竿去救起來的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後生。因為浪化了主家的金錢五十圓，覺得無面對人而去死的一個本分人。警察曉諭了他之後，卻說從此改心工作去。隔了一個月之後，她受府署的召喚，受了褒獎的金錢。在那時候的一圓五十錢，

老婆子看去是大財了，她經過了熟慮之後，去存了那時纔盛行起來的郵局貯金。

從此以後，老婆子是一心救人了。救人的方法也漸漸巧妙起來了。聽得了水音和悲鳴，老婆子連忙從屋後奔出來。取了那倚著的長竿，好像漁夫用鉗刺鯉魚的樣子，站定了注視著水面，把竿巧妙地挺出到亂動著手脚的自殺者之前。竿到了眼前的時候，不抓住牠的自殺者，可以說是一個也沒有的。老婆子就用力把這個拉起來。倘使有路過的人來幫助她時，老婆子反而覺得不高興的。覺得好像自己的特權受了侵害的樣子。老婆子照這樣子，從四十三歲到五十八歲的現今為止，已救助了五十多回的人命。所以領褒賞的時節，手續很簡單了，一星期就頒發賞錢下來的。府署的公役笑說「婆子，又是一個了」傳錢給她。老婆子也不像以前那樣感激，不過如同像從茶店的客人收取餅菓錢時那樣說聲「多謝」就接受了。世上平安而連接二三個月沒有人來投水時老婆子總覺得像有些不稱心意似的。女兒討浴衣布料時，老婆子也總說等待這一回得了一圓五十錢時。那時是六月末，照例每年是投水人很多的時節，卻不知爲什麼沒有來跳水的人。老婆子

每夜與女兒並枕頭睡著，聳起耳朵靜等到十二點鐘，看來是無望了，說「今夜又不行，」就閉上眼睡去。

老婆子以爲救助投水的是很好的事，所以和店裏的客人攀談時也說「我是已經救出許多人性命了，將來總可登天堂的。」不必說是沒有人去否定她這一句話的。

但是老婆子心裏不滿的只有一件事體。就是救起來的人對於她不大禮謝的。在警察面前是低頭，但正式禮謝老婆子的可以說差不多沒有。「特地救了他性命，卻是這樣薄情的人。」老婆子肚裏這樣想著。某夜老婆子曾救了一個十八歲的姑娘。等待姑娘兒回醒過來，知道她自己是被救了，哭得暗無天日地悲哀。好容易被警察帶騙帶勸地說服了，要一同到警察所裏去，走過橋上，那姑娘卻又趁警察的不備，跳到了水中去。但是奇怪的是她又接了老婆子伸出去的竹竿而被救了起來。

老婆子目送第二次被警察同去的背影，說「不論你跳幾回，總是想得救的呀。」

老婆子到了近六十歲，每聽得水聲和悲鳴，一定把竿伸出去。而不來抓住這竿的自

殺者，一個也不曾有過。老婆子以為是想得救所以抓住的。老婆子心想去救助那些想得救的人，是沒有再好的事情了。

到了今年的春天，對於老婆子十數年來的平靜的生活，襲來了一個危機。這是關於二十一歲的女兒終身的女兒相貌雖則平常，但也皮膚白淨而富於愛嬌。

老婆子預定等著遠親的一個次男，從徵兵回來之後，招做贅婿，把三百多圓的貯金作為資本，再把店鋪擴大。這是老婆子的希望，也是她的安慰。

但是女兒卻堂堂地叛反了母親的希望。她和今年二月起在熊野街二條下的叫做熊野座一所小戲館裏開演的一個叫做嵐扇太郎的江湖班戲子，發生了那種常有的關係。扇太郎巧妙地騙誘女兒，把母親的郵局貯金摺子偷了出來，去郵局裏把錢提出了，拐帶了姑娘，逃走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在老婆子除了驚愕和絕望之外，一點也不存著什麼東西了。在店只贖了不足五圓的商品，及些少的衣類。不過若照舊繼續他茶店的生意，也不是不能生活過去。然而她已

經什麼希望都沒有了。

二個月之間等著女兒的消息，也是徒勞。她已經沒有再活下去的力氣了。她想死。想了幾晚之後，就決心投水了。想這樣去逃脫那難忍的絕望的念頭，一面也給女兒一種警戒。她選定住家附近的橋，做投水的場所。心想在那地方跳，決不會有人來阻撓的。

某夜老婆子站在那橋上。頭腦裏浮起一個個她所救起的自殺者的面孔，而且覺得他們都好像含著一種可掬的嘲笑。不過因已經看見過了許多自殺者，因此把自殺想做家常茶飯一樣的，也不感到什麼恐怖。老婆子恍惚從欄干上滾一般地跳下水去。

她忽然清醒了的時候，她周圍站著警察和看熱鬧的人。這是和往常所造成的集團一樣，不過她所取的位置是不同的。在看熱鬧的人中，也有詫異著這次在警察旁邊，看不見老婆子。

老婆子用像羞恥像憤恨的一種不可名狀的不愉快看看四周。在警察旁邊往常她自己所站的地方，卻有一個四十上下的黑面男子。老婆子曉得了這個就是救自己的人，

心裏恨得想去咬他幾口纔快意的。像要好好地呼呼吸睡去而被人叫了起來那時的煩厭激怒，充塞滿老婆子的胸裏。

男人像毫不注意這些事的樣子，和警察講著「再遲了一步就不得救了。」這也是老婆子對警察不知說過幾回了的慣習的說話。在這話中間，救了人命的自傲，是鮮活活地躍動著。

老婆子覺著了她的老肌裸露出在衆人環視之中，慌忙把前襟搔合攏來，但胸中的怒和恥如同火一般猛烈。面善的警察說「救別人的你，也做起這個來，是不行的。」老婆子聽了這話，像逃一般跑到了自己的家裏去。警察隨後進來，曉諭老婆子的一番話，也是聽過幾十遍聽厭了的一番話。那時忽然覺得從開著的大門口，那個四十上下的男子開頭，許多看鬧熱的都好奇地望著裏面。老婆子像發狂一般跑過去，把門重重地掩上了。

老婆子從此以後孤寂地無力地活著。她連自殺的力氣都沒有了。女兒是永不像會回來的。每日連接那像泥濘一樣苦重的生活。

老婆子屋的後門邊還倚著那條長的晾衣裳竹竿。但從那橋跳水而得救的自殺者的新聞，已經不再聽得說起了。

十七年九月譯

羽衣

三保松原的近邊，說起漁夫的伯龍，大概的人都知道。因爲在漁夫中間，他是頂漂亮，喜歡打扮，又是貪女色的。

他到今已經換了四個娘子了。其中第四個卻是久能山麓的財主的女兒，因爲捨不得伯龍的曳著網的雄姿，帶了許多財寶嫁過來的。就是那個娘子同居了二年之後，也是說討厭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就休了她。

「伯龍這該死的東西，這麼好的娘子都休了，想再討怎麼樣的女人呢？這回是桃花運也終絕了吧。」

這樣說，大家都非難伯龍。

但是伯龍對於什麼女人，都沒有長性的。同居了半年，女人的秘密一切都明白了；過

了一年，什麼樂趣什麼稀奇都沒有了；連了二年，便覺得討厭到無論怎樣都忍受不住了。人當中的女子爲什麼是這樣容易惹起厭倦的呢？伯龍這樣想著，覺得塵世的無謂。他世上的所謂夫妻，在做性慾的對手已是沒有興趣的時節，卻因爲有了小孩子，或者受世俗禮教的拘繫，所以是什麼法子也沒有了的吧。

所以伯龍雖被罵「桃花運終絕」，卻也不覺得什麼難過。因爲他明白知道，反正什麼女人都一樣，起初是驚異，其次是滿足，再次是平凡，再次是惰性，結局總是幻滅。

他暫時放浪地過著獨身生活。其實這樣到反是自由自在。獨個人便不必著著地出勁做事。只要在鱉的季節或鯛的季節做了些工，平素就糊糊塗塗也過得去。

伯龍是美男子而且喜打扮的，所以即使他不努力去接近女人，女人知道了他的輕浮而來接近他的也有。他不過逢場作戲地和她們耍耍，決不深進到某一程度以上的。因爲他知道若是深進了到同居結婚之後，總不過是一個幻滅。

這是某日春天朝上的事情。時季漸漸是釣得起鯛來的節候了。這天他想下海去也

可以的，起身來看看卻已經是七點過鐘，海濱的漁船都已經開出了。但他也沒有什麼後悔，就在海濱閑散。

衣
可是這日天氣特別好，海碧風靜，富士山浮出在前面松林的頂上，像手探得著一般的清晰。天天看慣的海濱的白砂，也像白銀般輝耀起來。他沈醉在這美景之中，遺忘了一切，不覺從他的住家走離了半里多路程。突然覺得空氣裏有像撒散什麼香料一般的馥郁的香氣。又有不慣聽見的飄渺的音樂，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嚶驚擡頭看去，天空裏也像有櫻花的花瓣一般的東西，縱橫交飛著。

伯龍開心非凡，想一定有什麼特別的奇蹟要起來了，心裏又驚又喜地四圍看看，看見在五六丈前面的一丈多高的松樹的橫枝上掛著一件白衣，在盪蕩的春風之中飄拂著。

他是「什麼東西？」一氣跑過去把枝攀住，搶劫一般把白衣拿到手裏。這是比素絹更加白，比羽毛還要輕，一點沒有什麼重量，飄然地落在他的健碩的手中。

暫時之間他審察視看這件衣之後，總像是女人的衣裳。但是，什麼樣高貴的女人著的呢？他一點也沒有頭路，但總是高貴的東西。他比釣著了成年的大鯛更加得意，要轉身回家。

這時突然有從松林裏跑出什麼來的樣子，他被喝住了。

「喂，這衣裳是此地的，你拿去幹麼？」

喊的是年輕女子的聲音。他喫驚回頭看。在大松樹本身後面，藏著身體，探頭向著這邊的女人，像發光的月亮一般好看。他看見了這好看的大概是裸體的女子的上半身，不覺動了凡心，忍住那要浮起來的好色的微笑，這樣回答。

「這是拾得的衣裳，現在要拿回去。」

女人像很狼狽的表情說，

「這是天仙的羽衣，不是可以給凡人的，去還在原地方。」

女人的聲音凜凜地有威嚴。看那個形狀卻是一推便倒的那嬌弱的樣子。老面皮的

伯龍覺得心裏有些慌張，但也不是這樣就能使他能手的。

「那麼這衣服主人是天仙了，那真是非常的祥瑞了，這是國家的寶物，衣裳是不能還你的了。」

這樣說，像現代的人，每要圖什麼私利的，常總借著什麼公共的口實一樣，伯龍也說將來要捐贈到博物館去。

天仙聽了這話差不多要哭出來樣子地說。

「唉，沒有羽衣飛昇的路是不行了，再不能回到天上去。但是把還我呀。」

但是聽了這說話，伯龍益加得勢了。他以為只要留心地守著這羽衣，這天仙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的。把羽衣摺小了——這比玻璃絹做的雨衣摺小來更加小，——洋洋地要回家了。

天仙突然發出悲聲，哭倒在地上。女人的悲哭本來是很動人的，那天仙的悲哭更加使人覺得悲傷，那種柔腸寸斷的樣子，便是那煌煌照遍著大地海水上面的太陽，也爲了

這個起了些陰霾。

到底老面皮的伯龍還不是十分的惡人，看了這樣子到也有些不忍起來，走了十多丈路立停了，回頭看那松樹腳邊哭倒在地上的天仙的喘息的身體，他覺得可憐起來。同時他對於天仙感著起了肉慾。

默想了五分鐘之後，他回到天仙的旁邊。

「看你這一種悲慘的樣子，我實在也有些不忍了，就把那衣還給你吧！」
天仙快活到跳起來。

「那真是感謝之至，那麼交給我吧。」

不過伯龍卻不存這樣容易給還她的心思。他提出即刻所想好的條件。

「看見了你的芳容，使我墮入了戀慕的網中，心裏是萬分地想你，請你只一二個月也行，暫時做我的妻，等待成了婚之後，我便把衣給還你。」

這在天仙好像是很難的問題。不過看了伯龍那種倔強的態度，到底也斷了想望，就

答允做伯龍的妻三個月，因為地上的三月不過合著天上的三天。三天不回去，總想有什麼口實可以推托的。

但是她請求先把衣裳還她。

「不，若是給了你衣裳，不締夫婦之契，你會就飛上天去。」

伯龍這樣說，不肯還衣裳。天仙便說，

「啊，在人世是要用疑心的，你知道天上人不說謊。」

伯龍也感到了天仙的天上的誠實，他立時把衣裳還了她。天仙匆促地穿上了衣裳，

被伯龍攔著手，也沒有什麼特別嫌怨的樣子，到伯龍的家裏。

*

*

*

對於伯龍的新妻，漁夫們都睜了眼看著。伯龍每碰著了同業總自傲。

「哼！誰說老子桃花運倒盡了。看我這一回的女人。」

漁夫們一句答話也沒有。大家都羨慕伯龍的運道。聽說伯龍的女人是天仙，從隣近

的地方特地來看的也有。伯龍總算是頂有福氣的人了。

但是老實講起來，經過了近乎十天工夫，伯龍對於新妻已感著些不滿足了。不錯，她是豔麗的。看了她的容貌足以使人忘卻一切的。在性慾方面也能十分使他滿足。

不過在天早起來時，他不得不自己做飯。新妻她自己並不喫飯，做飯的方法當然也不知道的。而且喜歡晏起。伯龍在天黑的清朝起來燒著飯，她還是安安地打著呼，在牀裏做天上的夢。不過朝晨還算好的，夕晚他在海上勞碌了一天，疲乏了歸來時候，更加是無情，也不燒一壺的開水，也不起一點火。天仙也不感得什麼厭煩，在簷下茫然地坐著。

伯龍在新婚當時因為喜歡她，不發什麼話，可是經過了二十天之後，便不能沈默了。「喂，你到我家來已多少日子了，學學燒水的法子也可以吧。」

這樣說了，天仙也不過嘻嘻地對他笑笑。

比這更要難受的是沒有什麼話講，臨睡時講捕魚的話，也不起勁聽，要想引起她的嫉妬，講以前的四個娘子的好處給她聽，卻也只是露著嘻嘻的笑臉。

過了一個月之後，因為下午起了風，回到海岸邊來已是天黑了，走到家門口，已經是九點鐘光景。

天仙白茫茫在不點一盞燈火的屋中坐著。伯龍發怒了，他不問如何一脚踢到天仙的腰裏。

「還不會點火麼？這傻瓜！」

天仙因為身體很輕的，被踢開了一丈多遠，卻發聲在暗裏嘻嘻地笑著。他卻不得不撐著這精疲力竭的身體從淘米做起。

天仙是美豔而且性慾方面也十分給他滿足。

但是在第二個月，伯龍已經耐不住了。

「和你的原約雖是三個月，我現在解了約。請你快快上天去吧。」

伯龍是提出辭謝了。但是天仙說「在天是沒有虛偽的。」三個月之間，不肯動身。好容易天仙上天去時候，伯龍已經成了很重的神經衰弱了。

伯龍以後久久地過著獨身生活。

島原心中

那時候我正構想著一篇通俗小說的情節。要做的是一個窮貴族招了一個暴發戶的怨，被用種種手段受著物質上的壓迫，貴族要想衝出這重壓迫而跌跤，這一跌跌下來，正倒在暴發戶所佈的網中，成了法律上的真罪人。

我對於這貴族的在切迫之極裏犯了法律上的罪，極想寫得真實一點，要是實際上的確會有的事情纔合意。想避去通俗小說上所慣用的常套手段。因此我就想去和法律上的專門家商量一下。

我就在腦中一個個數出成了法學士的舊友輩的名字。在高等學校時代的知己，成了法學士的原是不少，不過想起來的，只是那些進了郵船公司出洋去的，政治科畢了業到農商部做小官去的，進了三菱的，而專門法律的法學士可以做我商議對手的，卻一時

很想不起來。這時忽然記著了綾部，他是我中學裏的朋友，去年脫離了京都的地方審判廳，到東京來，在有樂町的××法律事務所做事。來東京時他曾給我一個通知，這有名律師××的名字，很不思議地明瞭留在我腦中。

我就去問綾部。從在三高當時和他一見以來已有六七年了。他和學生時代已全不相同，長得白皙了。做了三四年檢事的成績，殘留在他澄明不動而冷颼颼的眼光裏。他很歡喜地接待我，替我想了合於我小說裏情節的犯罪。一路這邊那邊參攷刑法的條文，很替我費了心血。而且他還說了這些話。

「你做小說注意到法律這一點，是我很佩服的。真是讀了現在的小說家所做的小說，從我們專門家的眼光看起來，很可笑的地方極多。只該是徒刑的卻變做禁錮，應是三年以上的徒刑，卻又成了二年徒刑的，有很可笑的地方。而且小說家所取的材料，一步也脫不出小說家的生活範圍，這是很不滿的。我們的希望，是要把有法律背景的事件，就是關於民事刑事上有趣味的事件，做成材料，多多制作。總之，要造成完全的法治國，各人

對於法律的觀念，非更加發達起來不可。這頂好你們多寫些法律上的事件，使一般知道法律在人的生活上有怎樣重大的意義。假使你有心要做，我可以把檢事時代的許多經驗講給你聽。」

冒頭這樣說了，他對我講了底下的一篇話。

*

*

*

車子進大門時，我心裏想「這地方就是島原了啊！」同時不能不感著很大的幻滅，和這幻滅所伴起的淒涼。實在很慚愧，我到島原，這還是第一次。我雖然從高等學校時代到大學，一直在京都住了六年，那個一向那麼樣有名的島原，卻一次也不會到過的。也有朋友一二回這樣邀我：「到妓女街上去麼？」可是那時規矩——甯可說是膽小的我，腳踏到那些地方，也像有些不放心的樣子。

所以剛出大學不久的那時候，在我心裏的島原，仍舊是小說戲曲歌詞傳說中的島原。還是像錦繪上所見的，壯麗的建築接連著，姣俏的粉頭來來往往的花柳街。

因之那一天——的確是十一月初頭——由上席的檢事派我到島原去時，我也不能抑制自己心裏動著妙的興味。到的地方是島原，而且是去檢驗這朝上發生的心中（1）事件，所以我是對於地方的興味和對於事件的興味，二重地興奮著了。

「島原心中」這一句話，像小說戲曲的題目一樣，在我心裏美妙地浮起了的。

但車子通過了像是那地的大門，衝進街裏的時候，從下著的幌子的明角窗裏，看見沈靜端默地並排列在十一月的鈍重的午後日光裏的低小破敗像衰頹不堪要倒下的房子時，因為知道這有名的花柳街，更加感得悲傷可憐的樣子。每一所房屋都像衰弱極了的病人，已被醫生回絕，等候著死期的降臨，在任其自然的衰敗凋零下去的樣子。從有染著店徽的門帘間隙裏可以透見的房屋的內部，也都是暗澹陰鬱，使我想像是將要寂滅去的影像，原原本本地現出來的樣子。

車子彎進橫街時，我眼前所出現的房屋更加悲慘。說悲慘，還是叫牠醜惡更加適當吧。這裏那裏都是用粗劣的木材所搭的不費錢的建造，塗得武氣騰騰的格子和櫃子窗

的馨紅色，引起發悶的不快。就連灰塵沾滿的方燈上的第二清開樓或相川樓那些文字，也像鄉下的花柳巷中所見的那樣引起下等感應的。

有心中事件的樓前，站著該管署的警察，所以立時就明白了的。

我從車上下來時，走出裁判所時所有的興奮和興味，一點也不殘存著了。

這樓是這街上並排著的粗造的樓房的一所。走進了入口，土間（ど）是京都式的一直通到裏面，左邊有家人與娼妓住的房子，右邊就是樓梯，是使客人可以直接登樓而構造的。

心中發生的地點不必說是樓上了。我接著警佐的出來迎接，正要走上梯子時，忽然注意到從遮著這土間半中的淺黃色門帘中間，有個眼活溜溜地看著我面孔的，像是這一家的主婦的女人。廣平的額有些禿了，眼中有陰險的光輝，是一見使人不能忘卻的女人。

我很意氣揚揚地走上這樓梯。在前面的警佐，走完梯子突然把身子往右一避的樣

子。我不顧著這些，坦坦然地上去。忽然在走完了梯子的我的腳下，有異怪的物品在打滾。（那時真這樣想了。）不過頓時留心看看，卻是我穿著襪的腳，幾乎要踏著了那仰天倒在廊下的女人的散亂的頭髮。那時候我所受的激動，現在也還有幾分可以記得起的。仔細看看，心中就是在這梯子上面的四疊半（3）的房間中實行的，像由女人跌倒時所帶倒的紙格裏面的席子，腥腥地凝固著的血黏佈滿了一面。在這血泊之中，鋪著像是印花布或什麼的舊被褥，女人的兩足稍是有些擱在被上。天花板要碰到頭那樣低的小房間中，只有一扇採光的小窗，所以在白晝也是陰暗的。在這陰暗的一角，像是心中前男女飲食過的大碗酒瓶之類，亂紛紛地擱堆在一旁。壁是京都遊廊裏所常見的黃色砂壁，仔細看去，在對面的壁面上，像含在嘴裏噴霧的樣子，一面噴著血。

對於這一種情景還不會慣習的我，一眼看見了這樣慘悽的樣子，感著像冷水淋頭似的全身體的震驚，但在會同的警佐與書記面前，只得努力裝出鎮靜的態度，先檢女人的傷口。女人正好是堂堂切斷了頸動脈，全身體裏的血潮像都從這傷口裏迸出來，從胸

口到膝上把污穢的絨布寢衣浸染得溼溼地之外，還從席上流到廊下，染成紅的河樣子。但看傷口時候，更加使我感動的是那枯憊的面孔。確是已近三十歲的細長的臉孔，那像土一般粗糙的灰青色的皮膚的眼尻邊紅爛的眼睛，看去總不能想牠是一副人的面孔。並且也不覺得有些像人樣的。只感著那不可名狀的醜陋。

*
*
*

死未成功的男人，移在別室裏，受醫生的治療。我來檢驗的主要目的，是在訊問對手的男人，確定這是否無理（①）心中，或即使是合意的心中，男人有沒有幫助自殺的事實。由二人寫著的遺書，這無理心中的疑是全解除了，但是自殺幫助的嫌疑十分可以有的。

我爲要對那個男子行臨牀訊問，到安置那男子的別一間房裏去。看看那對手的男子，是剪著平頂頭，二十歲前後，方臉孔的工人風的人。紮包咽喉的傷口所施的繃帶，把下巴都纏沒了，成一種很臃腫的樣子。雖則面上沒有血色，眼睛是死洋洋的遲鈍，可是那傷

創的並非致命的，就不是醫生的外行也立刻可以看得出的。

我在進行訊問之前，先把警察所查得的二人出身和到心中的事情，先問一遍。男的是福島縣人，是西陣（5）的職工，已經被徵兵所取，十二月要入營去的，女的是鳥取縣人，到今年二十九歲，在島原已經做了近十年生意了，但被債帶住，年期還沒有滿。平常是陰沈少言的人。近來從鄉里來了一個通知，說母親在生病，口裏不住說想去探望探望，但因爲是生意上人，不能自由走動，口上是很發恨。男人是從十月初來起的，這一回是第六七回。心中是在午前七時實行的，大家都沒有起來，所以經了三十分鐘之後，主婦方始聽得男人的呻吟。主婦跑上去時，女的已經完全斷氣了，主婦把男人手中的短刀奪了下來。在用短刀之前二人曾喫過揮發油卻死不了。

我先問了這些前後的事實，再去開始訊問。

*

*

*

我要開始訊問，警佐和巡查要那男人在牀上坐起來。男人想舉起頭來，像是熬著咽

喉傷口的痛，咬緊牙齒，耐住那苦痛而起來的樣子。

「不好過，這樣也行。」我給他這注意，警佐卻遮住我的話說，

「什麼，不妨的。只切了氣管，性命沒有關礙的。」這一回又是叱責那個小夥的樣子，
「喂！好好地放出一點精神來呀，這樣的傷總不會死的呀！」這樣說著，在他肩頭拍

地打了一下。

可憐這小夥子的同情，立時被我職業的良心所壓倒。我在開始訊問時，已經是普通檢事的口調了。當那時節我正漸漸體會了對於被告訊問的訣竅。

「嘎，這回要問你些事情了，你也知道事體已經做了出來，是沒有辦法了的，所以不要牽絲攀藤去多想，只要把真實的話爽爽快快的明白說出來好了。你也是有勇氣做這件事體的人，所以也得放出勇氣來明白回答我的問話。好麼？這樣說了要被看成這樣，那麼樣說了要被當做那麼樣，肚中轉著這一類的念頭是不行的。想出來的就變成假話了，假話便要前後不合拍了。不合拍之後即使是真的，也被當做假的了，懂麼？所以你要

說得使我理會，使我點頭稱是纔好，這樣，因為是已經做了出來的事情沒有辦法的，結局還是你的好處。明白地說出來是頂上算的。」

不論檢事或是預審判事，在開始訊問之前一定先說這樣一套的話。若不是這樣使對手放寬了心思，那就要專一說出些謊話來就討厭不過了。

「怎麼樣？你明白地說麼？」

這樣叩實他一句，那施了綳帶頭不能動的小夥子從受著傷的咽喉裏，發出像呻吟一般的聲音。

「說的，明白地說的。」

這樣回答了。但大概的被告在這樣回答了之後，照舊造謠的。

「女人名字叫什麼？」

「叫錦木。」

「從什麼時候來起的？」

「從十月初頭。」

「那麼還不到一個月哩。一共幾幾幾回？」

「這趙是第六回。」

「每一趟要化多少錢？」

「喏！小夥子稍微住了一住，忍痛吞了一口唾液之後，要六塊到十塊錢。」

「你在工場賺多少錢？」

「一天掙一塊半錢樣子。」

「唔，那麼除了喫飯哩洗澡哩之外，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喏，賸十塊錢光景。」

「是吧，不過賸十塊錢光景，那麼一個月要來玩六回，每回要化六七塊錢，是當然不

般的了。」

「喏。」

「那麼在別的什麼地方想了法子吧。」

「喏。」

「向什麼人去借了錢吧。」

「喏！向朋友借了二十塊錢。」

「以外沒有麼？」

「從爺借了十塊錢。」

「唔，合起來是三十塊啦。只欠這一點，並不是還不了的債吧。」

「喏。」

「到底爲什麼做了這事？」

小夥子像暫時沈思的樣子，忽然咳嗽起來，卻就有像泡一樣的血從口裏湧出來了。因爲氣管受了傷，血從嘴裏漏出來的。

我恐怕爲了我的訊問，使這青年的容態變成險惡，問警察醫看他卻冷淡地說

「什麼！不妨礙的，無論怎樣性命沒有危險的。請你安心訊問下去好了。」

我因此安心了，再向小夥子說，

「唷！這樣想起來是不行的，明白說！明白地！」

小夥子用鼻紙揩拭著嘴唇周圍附著的血，「我今年要服兵役去，心想在入營以前，多少積一點錢給兩親歡喜歡喜，可是因為這樣，錢也積不起來，還欠了債。還有那個女人也是可憐的女人，不住說著要回鄉里去探望母親一次，但是回去不得，所以說反不如死了吧，有了這一種商量。」

「唔，是這樣商量著同死的麼？但是說到債不是只有很小的一點麼？而且假使女人是這樣地要回鄉里去，不是你帶她回去一趟就好麼？又不是很遠的地方，不是鳥取麼？」

「喏，這個是不能夠這樣完全。」

「真麼？你所說的話，聽去也有些道理，不過要說就因這樣去死的，我總覺得有點不對。對，不要想，明白地說吧，想出來的話是假話，不行的！」

這樣說了之後，那小夥子在飽蒼白的臉上泛起一道血色說道，「拚了命做的事體，決不會是說謊的。」

對手是稍微激昂的樣子，我用冷然的態度說。

「真麼？那麼這樣好了。但我總覺得不對。我心裏覺得不對，就是因說話的你的心裏有些隔膜的緣故。在這樣的時候還不說真話，有點不像堂堂大丈夫了。有什麼別的理由吧？還做了什麼壞事吧？」

「不，決沒有什麼別的壞事。」

小夥子急切地回答，同時傷口裏又漏出了血來了，很苦相的又連連咳嗽。我心裏這時已充滿了職業的意識，青年雖則在苦痛，也不湧起像先刺樣子的同情了。不但如此，我見他是很執拗的樣子，突然把訊問的方面變轉了。

「那麼這且不管牠。到底是什麼人先動手的是你還是女人？」

「她說我先去，就先拿起了短刀在咽喉戳了一刀再把刀丟在臺上給我的。」

「唔，對了，那麼女人是怎樣樣的呢？」

「那是女人把刀鋒向着上面，刺進咽喉去，血就流出來了。」

「執那短刀的手，是右手還是左手？」

「右手。」

「對了。那麼以後呢？」

「以後我接了短刀，一刺之後，很難過，難過，不覺堵了起來。」

「再呢？」

「我大概是叫了。以後是糊塗昏去了。」

「真麼昏去了麼？那麼這壁上灑的血又是爲什麼的呢？」

「我難過不過，靠上去的。」

「以後怎樣呢？」

「醒轉來是這裏的主婦把我手裏的刀奪去的時候。」

「對了，是這樣的麼？那個叫錦木的女人真也是厲害的女人了。但是你沒有說說麼？那女人刺咽喉的情景你再說一遍看。」

同一事項叫他說兩遍，是我們訊問的常套手段。被告假使是說謊的，一定在那些地方有不合拍出來的。不過在那時對於這咽喉有傷的被告要他再反覆說一遍同樣的話並非不覺得像是殘酷，但當時我的熾烈的職務心，立刻把這心思打消了。

不過小夥子卻還是反覆那和前次一樣，沒有什麼矛盾的陳述。

「真的麼？那女人一個人做的。但是你沒有幫她麼？女人不是太可憐相麼。反正二人一同死去的，女人若是苦惱著，你是一同執了手去鼓激她纔是人情哩。這樣纔是人情的美點哩。好不好，且不管，不是該當這樣的麼？」

先刻一眼看了女人屍體時，我覺得那女人說起來呼吸器總是有點病的，那樣子瘦弱的女人，無論如何不能使我相信她是像那男人所陳述一樣有勇氣的女人。我最初就相信有自殺幫助的事實。而且先刻一看時，也注意到傷口是完美的一刀之下戳透著的。

「怎樣？我是無論如何不能相信那女人是像你所說那樣有勇氣的人。這地方我覺得是十分可怪的。怎樣？不明白地說真話麼？實在是你代替她戳上一刀的吧。」

小夥子分明現出狠狠的樣子。

「不，不。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一面打消著。

「那麼問你。那女人咽喉地方有搔傷的，是什麼道理？」

小夥子微微臉上紅了紅卻又沈默了。

「你不是一同幫他刺的麼？」

小夥子微微搖頭。

「那麼是說不會做這些事哩。是說女人戳咽喉時，你的手不碰著女人的身體麼？」

「不，兩人相抱著。」

我在心裏喊出「好了。」

「兩人相抱著唔；先刻你沒有說這話呀。對了，兩人相抱著。」

「兩人抱合在一起，女人刺戳了咽喉，一同打滾着。因出了血來，想去捺住牠。」

「對了，你說的話不是漸漸和真相接近了麼？但是還要更加真實一點纔好。再稍微說一點。再稍微說一點真話就行了。」

「於是女人掙揮著手，搔了咽喉。」

「對了。就是說因此有了那搔傷了。這些事情是可以有的事情，所以能作為真的。但你再仔細想想看吧，普通的女人是膽小的。像鬼神的阿松那樣，或者像乃木大將夫人那樣的女丈夫，那麼也許能完美地一刀自己戳死，但是像那個女人一樣的身體衰弱的人，說是這樣的，能不能叫什麼人想想都容易判別的。」

這樣講去對手的小夥子像無話可答一樣，沈默不響了。我想這只要再一息了。

「本來這些事不問你，也早已很明白了。有專管的醫生同來，大概的事情不問你也是知道的，想看看你是說真話的麼，你有什麼可取之點沒有，所以來問問你看的。」

話這樣說絕了之後，小夥子苦悶地動身著子。

「啊，老爺吓，我要死，請殺了我。」

他像悲鳴一樣地叫了，而且很懇切地獻喘起來。

我像叱責那小夥子一般地說，

「這樣的沒骨氣的事，做什麼！現在不是你一生中緊要的關頭麼？不是從此要改了以前的錯處，再變成一個好人堂堂地活下去，這樣一個很重要的機會麼？若是你以為做的事是錯了，那麼對於死了的人，對於社會，好好地做一番正大的事業，當做一種報答，那自己改造的重大的時機，不就在這一刻麼？在這樣要緊關頭再要說謊，那是你一點可取之處也沒有了。不是成了人中的渣麼？！什麼要死的這種沒骨氣的話少說吧，正經地坦白地說出真話來吧。把短刀的柄稍微捺了捺哩，在一同滾的時候稍微按了按哩，說出真話來吧！」

「昏去了，我不能分明知道，也許一同倒下去的時候，我的手曾摸到過她咽喉邊的。」
小夥子到底說出真話來了。我的臉上也不能自己地浮起了得意的微笑。

「對了。但是你自己做的事體，總不會明白的，唔，你是以為說得很明白了，但是普通人想起來卻不明白。在你肚裏想想看，原是明白的，說出普通一般易懂的話吧。但是並非叫你說謊呢？」

小夥子暫時無言，漸漸決心了的樣子。

「仔細想來，她自己刺了一刀之後很苦惱的樣子，所以在地上面捏了短刀柄的留下的部分，一同替她著力刺下去的。」

「這是用那一隻手？」

「用右手。」

「那時的左手做著什麼事？總不至於是把左手茫然地伸在空中吧。那時的姿勢是怎樣的？」

「實在左手是抱著女人的頭頸。」

「是了，那麼這事情就很分明了。這樣說的話是很合條理的。所以，早說就好了。那麼

事情是很不錯了，對了。我明白了，但是還有一件不明白的。這你也不要想，坦白地說出來怎樣？說出是爲了這般這般的緣故，怎樣？合條理很分明地說出來怎樣？好，你就說你爲什麼做出了這一件事來呢？」

「這是先刻已經說過了。」

「唔，先刻怎樣說了呢？再說一遍給我聽看！從先刻聽了你許多話，也許纏錯了，再一次詳細說給我聽看！」

這樣說是給犯人造成自白事實的機會

「那是想去當兵之前，積一點錢來給兩親快樂快樂，但是又負了債，而且那女人又……」

「對了對了，先刻是這樣說了的。那裏你也不要想，就說給我聽，在世上原很有難以割捨的情形，回鄉去當兵，自然也不能不和那女人分手了。」

「實在是東說西說說了許多話了，以前所說原也是事實，還是別的一件實在是不

願當兵。因此我想隔了，就對女人說，女人也說那麼，就做出了這樣的事體來。」

「這沒有錯麼？以後你再翻說了兩樣的話，你還要受著嫌疑而且被人憎惡，結局是你的不利呢！」

「是這樣的，決沒有錯。」

這樣說了之後，小夥子在他的面上泛起了絕望的表情，立時像坍下去仰天倒在壘上了。

他犯著自殺幫助的罪是訊問明白了。自殺幫助罪是處六個月以上七年以下的懲役或禁錮。小夥子的訊問終了之後，「很巧妙問下了」這樣子的從職務意議來的得意和滿足在我心裏不禁湧起來了。爲了這近於一點鐘的長時訊問的疲勞之故，暈倒在被上之後，還苦惱地喘息著的小夥子，我暫時用獵人看他自己打下來的鳥獸的眼色凝視著他。一面對於那中了我訊問的鈎鍵意外容易招承出來的小夥子覺得有些可憐，一面也浮著對於對手的疎淺，有些輕蔑的心情。

那時警佐走近我來，不給小夥子聽得樣的低聲囁嚅。

「你來一來，在解剖了。」

我聽了走回到本來停著女人屍體的四疊半的室內，真個那女人的屍體已經放挺在被窩上了。剝去了纏纏的污垢的絨布寢衣那樣子，比先前更加慘酷難看。在胸膛口青瘦的皮膚上，像人類的皮膚樣子有的彈力，一點也不留贖了。露出的突暴的肋骨和聳起的關節，把這女人十年間的悲慘生活，頂清楚地表出來。纏著下身的腰卷（6）又是使人一見便不覺要背轉身子那樣厲害的東西，那是絨布的，底子的桃紅色已褪盡了，到處露出白斑點來，又是染污得成灰色了。仔細注意看去，卻是像平常女人做的在絨布上縫上一重白紗布，這白紗布也是已經舊得灰黑色了，卻因染著迸出來的血。那白紗布看去是和絨布同樣成了污垢的桃紅色了。

女人順次慢慢地被割開咽喉的創口，從胸到腹漸次割剖下去，警察醫像割雞肉做菜肴的樣子，用靜熟冷靜的手法，把肺心臟胃腸等部分一一檢視，說女人有患肺炎加答

兒的痕跡。

我在看這解剖屍體之間，感著自己的心氣像鉛一樣鈍重悶鬱起來。女人的營養不良而瘦癯了的身體，把她的過去的苦慘生活，比什麼都有力投擲到我心上來，掙扎這麼久長的十年之間，還不能看見可以脫出這地獄境界的一線曙光，她的圖謀自殺，可以說是當然以上的當然。說到抵借，想來也不過是三五百圓的零頭錢，爲了這一點點的金錢之故，十年之間，身體上和心靈上，受盡了苛虐無理的凌踐的她，要用死的一法，去脫出這用別的手段所不能逃避的境地，想起來也是十分有理的。現代賣淫制度的罪惡並非在賣淫的本身，賣淫者自身的膏血，不過去養肥了叫做樓主這一種東西，這種資本主義的毒害，在這種地方都瀰漫了這樣的掠奪榨取，纔是真的罪惡。窮人們的兒女爲了些微的金錢之故，縛束住了身體，做了樓主這一種東西的飼料，到被碎骨吸髓的程度。這樣想去，這一種的犧牲者用死的一法，去脫出這無可奈何的境地，在她們像是最後的反抗唯一的逃路了。

我想比之用這樣醜惡的身體，穿了這樣醜惡的服裝，做這樣醜惡的行業，在這女人一心去自殺了，是多少幸福，真個不能數說的。

這時候我想到幫助那個女子自殺的小夥子了。這女人分明是希望死的，而且死了是頂上的解脫。這女人掙扎著要自殺的時候，幫她拿一拿短刀的事情，爲什麼是構成犯罪的呢？身體夾在現代社會的頂不公平的間隙之中受苦的，她去死有什麼無理呢？又說因爲她死了什麼人會有損害呢？樓主受損害麼？他不是已經很很地吸啜她的膏血過了麼？不是我們沒有可遮攔她去死的口實麼？縱使我們遮攔住了她的死，我們有什麼救助她的方法麼？在她求死的時候，稍微幫了她一幫的小夥子，爲什麼非受罰不行呢？

這時我忽然想起了先刻作爲訊問手段而對小夥子講過的我自己的話，「……女人不是很可憐相麼？反正是二人同去死的，那女人倘使苦惱起來，你也去捏了她的手，幫助她，纔是人情，這纔是人的美點。」

我作爲手段而說的這句話，強力地反跳到我心裏來。在那個小夥子的情形之中，取

那小夥子一樣態度的，不是什麼人都該肯定的自然的人情麼？這不是做人的美點麼？但是法律爲什麼不得不追求這個自己想死而死不成功的，在苦惱著的人，而去定他罪呢？

● 想起了這些念頭，我對於先刻去脅嚇騙誘而問下了的那負傷苦著的小夥子，覺得得意的自己的態度很感著醜劣可憐了。我的職務的良心動不動有崩坍的樣子。

*

*

*

出去是二點鐘光景，一切手續完了的辰光，太陽已經沒下去了。我們正要回去，在等候著車子的辰光。臨檢中是禁止一切閑雜人等走上樓來的；已經一切終了之後，許可家人的走上來了。那時像等候著而第一個走上來的是先刻看見一家的這家的主婦。

看見了我的面孔，像癩蝦蟆一般伏倒在地下行禮，那又微擡起頭眼光透過了額角烏溜溜地看著我，要說又是難爲情說出來的樣子。

「老爺，那個指環，拿了不妨麼？」這樣說。

「指環指環怎麼樣？」

主婦微微地詔諛的笑容，

「喏，那孩子戴著的。」

我聽了這話，不能不生起異樣的惡感。

「那麼是說，要那死人指頭上戴著的指環了。」

「喏，正是。」

我真想破口大罵她一頓。但是這檢事的理性抑止了我的感情。從死人身上剝取指環的事情，照普通的人情說起來，無論有什麼樣的債權債務的關係，總不是人做的可怕的事情。但是照法律上講起來，不過是移動了物件的位置。

「可以。」

我除了忍氣吞聲回答以外沒有別法。主婦說一個人膽小，叫刑事事件了，到停著屍身的房間去。

目送主婦走去的我的心裏，充塞滿了不是憤懣不是悲傷也不是憂愁，另是一種奇

異不能命名的重苦，卻又要漲破這胸臆一般的感情。

在普通的人，死了的時候，縱使已絕了氣，受著像他還活著的一樣受生前以上的待遇尊敬，但是她——生前是跌倒了又跌倒的她，苛虐之上還加苛虐的她——在她剛脫了氣之後，受物品一樣處置，身上的最後的裝飾物，還不得不被生前十分苛待刻虐她的樓主奪去，這樣一想對於她的薄命，我也沒有法子來抑制在我眼裏汪然地湧起來的同情之淚了。

不久主婦勒了指環來了。看看這卻是頂多值到八九塊錢的十四開的宮式指環。我那時暴躁地說這樣的話。

「你要把這指環幹麼？」

主婦怯怯地說，

「那孩子債欠得很多，想把這個賣了也可以補一點。」

「唔，那麼賣給誰呢？要賣就賣給我好麼？要多少錢呢？十塊錢總不虧你了吧。」

「唔，很好，但是你要買這個來幹麼？」

「唔，好了。」

這樣說我就買了那個指環。

那時恰好車子來了。我站起來，也不介意主婦的驚訝地看著，一直走到錦木的房間裏。把從主婦買來的指環，加到她原來的瘦伶伶的手指上去。已經是十一月的中旬了，屍體上只覆蓋著一件白花洋綢的單衣，看去很單薄冷冷的樣子。不過面上卻睡著似地閉著眼睛，這是我那時頂上的安慰。

我向著怯怯地悄悄跟了我後面來看我做什麼事情的主婦像叱罵一般說：

「懂[！]的！現在這指環不是錦木的東西，是我的了。這回再要去取那指環，要給辣手你看了！」

我也不細聽主婦的恭而敬之在說著什麼話，走下樓梯。

趁上了車子之後我很悔懷，在會同的警佐和法警的眼前，我這最後的行動的突梯。

但最後悔雖則後悔，那時我是墮在使我不得不做那事情的一種異常的興奮之中卻是事實。

(1) 心中就是男女的情死。

(2) 日本屋子進大門有一塊不鋪地板的地點，就把木屐脫下在這裏再走上去的，因為他們席地而坐，在屋中只能穿襪子的。這一塊的泥地，叫土間。平常就是門內的一小方塊，京都式的房子，卻是連長去作爲穿木屐也可以走的通路，直到裏面，如同廚房等地，便利下役工人的出入。

(3) 席子，房間的大小以席子做單位，如說六疊八疊十二疊等，每疊約長五尺闊半之。所以四疊半的房間是每邊長七八尺的小房間。

(4) 心中的兩人，一方面並不願意，而他方無理殺之，再自殺的事情。兩人同意的，叫合意心中。

(5) 京都出產布匹絹繩的地方，是織造工場匯集的地點。

(6) 襖卷，女人用來圍在下體的布片，是貼身的褻衣，相當於中國的褸褲。

十七年八月譯。

公論

人物，地點，時代——均不明。

情景——路旁青草遍鋪的廣場上，一羣的隊商休息著。遠處可見阿拉伯式的城。市。隊商中有像是隊長的悍強的老人，伴著他妻。妻是容姿楚楚的美女。圍繞這一羣人，有許多看客。這些看客，也不知有多少人。

看客的男一——從那里來，到那里去的隊商呢？

男二——不知道，真又是不曾見過的人種。

男三——唔，我知道。這些人是從西方來的。

男一——從西方？

男三——從西邊的地方。住在紅海近邊的撒遜人。

男一 真是怪不得皮肉那麼樣黑。

男二 可是，只有那隊長的妻卻好看。京城裏也沒有這樣標緻的美人。

男五 些微有點突額，面貌卻表出聰敏不過了。那胖子，靈活到如此。理智的發達該是到極點吧。我也想有這樣的一個女人。

男三 唔，哈哈，只有那女人不是撒遜人，那女人是京裏的貴族。

男一 什麼貴族？不要說謊。貴家的姑娘，怎麼會變成那個隊長的妻呢？

男三 你不知道吧，在京裏這也是一件出名的新聞了，那個姑娘的哥把她賣了。

男一 當真可憐相。

男三 說她的價值是五個金剛鑽，和六顆黑珍珠。

女一 真可憐。是貴家的姑娘還要遭到被賣的苦處，真是命苦的人。

女二 噯呀！看哪！那女人腳動了。腳上有什麼發光的東西。啊！是鏈，鎖鏈！

女三 是銀的鎖鏈。

女四 像裝飾品一般做得很好看的。不過鎖鏈總是鎖鏈呀……

女五 但是胸前卻掛著這樣好看的裝飾。

女六 可是腳上帶著鎖鏈總可憐相的。

女一 像是悲哀的樣子，眼睛也像要不絕地流出淚水來一般的。

女四 真可憐相。這樣是算妻還是算女奴隸，是不知道的。

男三 因為是金錢所買來的，總不能放心呀。而且年齡的相差又是可以做父女的。

女二 相差多少呀？總有三十歲罷。

女三 也不致如此吧，女人總也有二十四五了。

男一 已經五十多歲了，還弄這樣一個年輕的女子，不要臉的老東西。

女一 被金錢賣做這樣一個老人的妻，就想想也要發抖的。

女二 不過你看呀！耳環上也放著鑽石的光彩。而且那個老人也不像十分殘酷的。

女三 但是那樣地腳上都用什麼鎖鏈，真的愛情是一點都不會有的。

女四 真可憐，這樣地過一生一世。

男三 她自己的悲嘆她的命運，是在你們的同情以上的。

男二 是好看的女子，這樣好的女子是做這樣一個老人的妻，只這一點，也可以感到義憤的。

男三 噲，不要用這樣大的聲音，知道了人家在談著她的事，你看她臉紅耳赤起來了。

男一 知道我們對她的同情，不知可快活？

男三 說是硬氣的女人，受人家哀憐是不喜歡的吧。但是不開心也沒有吧。

女一 那個是丈夫的老人站起來了。

女二 慢吞吞走到什麼地方去呀？

女三 有一點事情走開吧。

女四 可是，雖則是極短的時間，那個好看的女人身旁沒有這難看的老人，倒也爽氣。

女一 是心理的緣故吧，那女人像欣暢起來了。

女二 那女人也站起來了。

女三 啊，把身上整整呢。

男二 啊，唱歌了。

男三 那女人在京裏的貴族中間也是有名的會唱的人。

(大家傾聽)

女四 真是好歌喉。

女五 使人著魔的聲音。

女一 一句一句話都表出她的悲哀。

女三 是什麼句子都聽不清楚。

男三 身體是賣了，可是我的靈魂就拿所羅門的富也買不動，是這樣說。

女人們 真的，不錯呀。同情呀，真可憐相。

男一 啊，又在唱什麼了。

男五 真是好聲音，令人魂消心蕩的好聲音。

男三 拋棄這金錢的愛，這虛偽的愛，願抱在一個誠心愛自己的青年的懷中，是這樣說。

男一 有理，有理。

男二 我來救她。

男五 唔，我來救她。

男四 唔，我來。

男一 斬斷那鎖鏈！

男五 打倒那老人！

男二 今晚上逃走吧，我在篷帳背後等你來。

男三 靜！那老人回來了。老人聽見了這些話不知更要怎樣戒備了。靜著！

女一 男人回來了，朝爽的脸上就佈了愁雲。

女二 真的又是這樣消沈了。

女三 真可憐！始終要被這樣幽囚麼？

女四 發心頓斷那個鎖鏈就好了。

女五 真個照她唱的做就好了。

女三 真個投到一個真有愛的青年的懷裏去就好了。

女二 真個爲什麼不快些把那鎖鏈弄斷脫呢。

情景二——情景與前同，不過是在一年之後，也是一羣隊商休息著，羣衆遠遠地圍

繞了觀看，人是與第一場完全一樣。

女一 說去年哄動一時的那隊商的妻又來了，所以跑來看的。

女二 我也是。

女三、四 我也是。

男一 唔，說去年那個女人在內。

男二 唔，是哪她，她呀。那個靠在躊躇著的駱駝邊，調著小孩子的女人的，確就是她。看，仰起頭來了。

男四 不錯，正是她。還認得的俏臉龐。

女一 可憐相，到底生了那可厭的男人的孩子了麼？

女二 可是那男人卻不見呢。

女三 真的。

女四 我早就在尋那男人了。

女五 不見呢，爲什麼道理。

男一 喂，那女人旁邊不是有個年輕男子麼？

男二 唔，同靠在那駱駝邊呢。

男四 再看呀，女人的腳上沒有銀的鎖鏈了。

男女們 啊，真的，不錯。

女二 到底把那錢鋪贖了。

女三 從那可厭的老人處逃脫了吧。

男三 (從人羣中出現) 你們還不知道那女人的事情吧。那個女人姘了一個年輕男子

丟開了那老人。

女人們 啊，啊。

男三 很下了決心逃脫了。

女人們 啊！

男二 那旁邊坐的人就是他吧。畜牲！好便宜。

男四 這樣年輕的小傢伙。

男五 不是比女人還小麼，不要臉。

女一 啊，終於拋撇了丈夫麼？

男三 而且是從女人手中發出那強硬的休書。

女二 啊，那事情做得太刻毒了。

男一 真是把男人不當男人，女人到發出休書來哩！

男二 真個，而且又是去姘這樣的一個小子。

男四 而且那小孩也是那小子的兒子吧。

男一 一定是吧。真是一個淫婦。

女一 真的，那麼那男人到可憐相。

女二 真個。雖是年老而惹厭的男人，卻是有真心的樣子。

女三 真的，我也這樣想，像是有些可以靠托的親切的人。

女四 當真的，所以使她著那好看的胸飾和那鑽石的耳環。

女一 真的，雖說是沒有愛的結婚，男人總是男人。

女二 不錯呀。叫男人戴綠頭巾，和那小夥子姘識，真是可怕的女人。

女三 這樣說來，當初看去就像是薄情的樣子。

女四 虧她真有這樣厚的臉皮，會帶了孩子在這地方走過的。

女五 偷偷地隱匿起來也還可說。卻還同男子並著靠在一口駱駝上。

女人 沒良心的！

女二 那個被拋撇的男人真可憐。

女三 真的。

男一 真是老臉的女人，交把了京裏的執法官纔好，不是確實的姦通麼？那女人的哥，那

貴族不知有怎樣的面孔！

男二 出了這樣女人，若使放過這樣的女人，世界上就是昏天黑地了。

男四 真的，好好地警戒她一番纔好。

男三 可憐相，像聽得了大家的話在不安了。

女一 啊，爽快，再罵她哪沒良心的！

女二 輕骨頭。

女三 賤貨！

男三 到底是安靜不下了，她站起來了。

男一 扮這一副哭臉也不相干的。

女一 再不受你的騙了。

女二 不論裝得怎樣悲苦是無用的。

男三 可是，唱出些什麼來了。

女三 不要聽！不要聽！

女四 真個誰要聽你呢。誰聽把丈夫面上揚泥的人說話。

男三 歌著，拋棄了金錢的愛虛偽的愛，而奔到了真個愛重自己的男人的懷中。

男一 不要臉，說這些話麼？

女一 放屁！

女二 可怕的女人。

男二 淫婦！

男四 畜生，混帳東西。（投一石）

男一 狠毒的東西，喫一下石子。

女人們 真不要臉。

男人們 打啊！

（男人們女人們各自擲石子。女人悲觀的樣子歌著，受石子的打擲，有一石片打

中了眉間，她倒地）

男人們 看樣子痛快呀！

（石子又打中了小孩。小孩發聲號哭，男人們還擲石，女人卻住手）

女一 到底被打了。

女二 不過被打得這樣兇也有點可憐相。

女三，
四
眞的。

—
幕
—

貞操

人物

佐成兼一郎

妻淑子

渡部秀助

時代——現今。

地點——湘南的避暑地。

情景——不能叫做別莊，不過是三四間的一所平房。有迴廊的八疊室，面草地，近海。

海是八月的青蒼輝煜的海。

室中有小書架書桌等。廊下有藤椅子，妻淑子坐著，讀雜誌。

開幕時，兼一郎從庭心的板門回進來。穿著浴衣，右手提著打濕了的游泳服。

淑子 您回來了。

(淑子接過濕的游泳服)

兼一郎 三點半還趕得及吧。

淑子 噲，放心好了。三點剛剛敲過。

兼一郎 沒有什麼信件來麼？

淑子 沒有一封也沒有。要做葛湯喝麼？

兼一郎 好的，請做一點吧。嘴裏鹹得很。今天有浪的呢。

(淑子進內，少頃，做了葛湯捧出來)

兼一郎 今天你不去到好的。浪真不小呢。

(兼一郎喝葛湯)

淑子 昨天的餅還有，你要麼？

(從櫃箱裏拿出茶食盒子來)

兼一郎 (喫著餅，忽然想到的樣子) 啊，還有，我今天會見了一個人。

淑子 誰？我認識的人麼？

兼一郎 自然是你認識的人羅。

淑子 那麼，是女人？

兼一郎 唔。(搖頭)

淑子 男人？

兼一郎 是的。

淑子 說是男人，誰呢？

兼一郎 是渡部呀，會見了渡部秀助吓。

淑子 (不能掩飾過有輕微的狼狽) 哦！

兼一郎 我在游泳的時候，有潛了水來拉住我身體的，驚著回頭一看，卻是渡部這東西。
淑子 哦，什麼時候，從那邊回來的？

兼一郎 他說是上月初回來的。呵呵，那東西太放蕩了，被他父親驅逐一般地送到美國去，但到什麼地方去，都沒有耐性的。

淑子 只去了二年哩。

兼一郎 唔，這到也有了這些時候麼。你和他是很早就認識的吧。

淑子 是，他家的別莊也在此地呀。

兼一郎 唔，那麼每年的夏天是總見面的了。

淑子 是的。

兼一郎 對了對了，他問我住什麼地方，對他說在木下的別莊，他卻有點驚訝了。

淑子 爲什麼？

兼一郎 你結婚，他是知道的，是和我結婚，好像纔明白了的。

淑子 這樣吧。

兼一郎 他說要來玩哩。像今天也許要來的樣子。（偶然看了柱上掛的鐘）啊，只有二

十分鐘了。要趕快去了。我倘使不去接她，澄子是初次到這裏來，要莫名其妙。

淑子 我不去接不妨麼？

兼一郎 自然可以。

淑子 但是。

兼一郎 對那種小孩子有什麼客氣呢。那麼，我去去來（兼一郎走下庭中）熱啊！現在

正是頂難當的時候。

（出去）

淑子 你早些回來。

(站著，目送他出去。兼一郎從先刻進來的地方出去。出後淑子一人茫然地想著心事。坐到藤椅子裏。無意識地拿起雜誌。立刻就把牠丟下。不安心亂惑的樣子，站起來。

倚在廊下的柱上。女中上)

女中 太太，電報來哩。

淑子 (一驚) 哦！什麼事呢？(打開讀) 澄病不來。哦，澄姑兒今天不來了呀。

女中 哦，老爺不是此刻是接她麼？

淑子 你，快趕出去看看。也許走得還不遠。

女中 是是。

(急穿了庭中的木屐，跑出去。向海岸一面追去。暫時不回來。淑子站在廊下，茫然地等著。女中不久氣息喘急地回來了)

女中 已經看不見了。轉過了行宮的角子，也望不見。一個人跑路真快呀。

淑子 這樣熱的天氣，到二三里路的地點去空跑一輪，真是難爲他的，回來時就坐車子

也好。

女中 電報再稍早到一刻就好了。

淑子 電報總是延遲的。東京打來有要費四點鐘工夫。

(這時裏面門口有人來訪問的聲音)

淑子 (稍起不安) 不是客人來了麼?

女中 像是有客人的樣子哩。

(女中去,就上來)

女中 是叫做渡部的客人。

淑子 (更加不安) 討厭哩。說過老爺不在家麼?

女中 已經這樣說過了,他說太太也是認識的。

淑子 (全然爲難的樣子) 認識是認識的,不過……(沈默了)……

女中 怎麼樣回報他呢。

淑子 唔……

女中 謝絕他麼？

淑子 不過是認識的人。沒有法子。請他進來吧。

女中 是。

(淑子滿面的不安與動搖，整理室內。不久，女中引導著渡部進來)

渡部 啊，久違了，您好啊。

淑子 (冷淡) 久違久違，請坐。

渡部 (因為淑子太冷靜，稍微有些失望，不坐在指示的蒲團上，卻用背靠了廊下的柱)

說你已經和佐成君結婚了，我夢裏也想不到的。回到日本來的那一天，原也聽得過
你已結婚的消息，但是想不到是和佐成君結婚的。全是意外的。啊啊啊啊。到美國去
了一足年中間，日本也有種種變動的事情了。

淑子 (對著俯首無語)

渡部 佐成君什麼地方去了？是從海裏一直回來了。

淑子 妹妹澄姑兒從東京來，到車站接去了。

渡部 佐成君的妹妹？佐成君也有妹妹的麼？他有美貌的姊妹我是知道的。總之佐成君

是幸福的啊。和每年夏裏在這新宿被叫做女王的小姐結了婚，夫妻二人同到新娘家的別莊來避暑，使從前顛倒風狂過的一輩人豔羨。呵呵呵，完全是勝利者了。

（女中捧茶上來，就下去。淑子俯首不聲）

淑子 （下了什麼決心的樣子）佐成就回來的。請你等候一回罷。

（淑子站起來想退去）

渡部 哦，你等一回。我來不是單找佐成君一個人的。

淑子 （再坐下）……

渡部 呵呵呵呵。這別莊真也是很可以記念。的別莊，在這間房裏你哥哥敏雄，你和我三個人，每夜到十二點光景，談著什麼閑話。我很得意，還吹什麼口琴哩。那時候我還只

有二十一、二歲，還是純粹的，你確是十七歲吧。

淑子 (不發聲)……

渡部 夜深了，常常歇了去的。你還記得麼？淑小姐。

淑子 (輕聲) 噯。

渡部 想來不會忘記的罷。呵呵呵呵。但是，完全變過了哪。已經是很漂亮的太太了。

淑子 (憤然) 對不起，我失陪了。請你等佐成來罷。

渡部 你是這樣的不願意在我面前麼？應該不是這樣討厭的啊。和我只二個人，很夜深的時候到海岸邊散步去的次數是不少啊。

淑子 這些話。這些從前的話，請你不要提起。

渡部 這樣是不行的。世上原是有忘了過去專享現在的樂趣的人，但也有補償無聊的

現在，而想把從前回到現在的人。若你是前者，我便是後者。

淑子 你要說這些話，我只能失陪了。

渡部 我的說話，你這樣的不歡喜聽麼？倘是討厭，更加要談談纔好哩。

淑子 (決然地) 我沒有和你談什麼話的必要。

渡部 這樣麼？我卻以為有的。由這話的談得對不對，你現在的生活……呵呵呵，這些話沒有說的必要。總之，淑子小姐，幾時給我好好地會一會麼？

淑子 (面色灰白)……

渡部 (低聲) 佐成君總有回東京去的時候囉。我想那時候悠悠地和你談一談哩。

淑子 (決然地) 不，那不成。

渡部 (稍驚退) 哼！不成，很厲害啊。那麼你是說沒有和我談談的必要哩。

淑子 正是。(聲低但有力)

渡部 哼！那有趣了。但是我想我捏著這骰子，可以使你到天國或者到地獄的。「諸位看

哪裏骰子，擲下去的是天國是地獄」有這樣的一首兒歌哩。

淑子 (不出聲)……

渡部 給我會一會麼？

淑子 不。

渡部 呵呵呵呵。那麼你和我是斷絕交涉。開始行動了哪。但是我到不願意破壞你們二人的幸福呢。更加是佐成君的幸福。

淑子 (忍耐著的已熬不住輕輕地發哭聲了)……

渡部 你對於舊傷也痛吧。你要是把事鬧開了，破壞一切，反不如靜靜和我會一會怎樣？和我會了我也不一定提出無禮的要求的。

淑子 要偷著和你見面，我寧可一齊告訴了佐成。

渡部 不錯呀。這樣把佐成君從幸福的頂上推落到地獄的底下。這是很好的意思。以爲像珍珠一般潔淨的妻，卻不是的，幸而我不是佐成君。做男人的總不願受著這樣倒霉的事情。

淑子 (哭倒)……

渡部 佐成君就要回來了，快些答應我一句怎樣比給佐成君嘗可怕的幻滅的苦惱，和我靜靜地談談不知是多少得計哩。我不會說要有無禮的要求。

淑子 (不發聲)……

渡部 怎樣的心裏決定了麼？

淑子 (拼著命地)早就決定了。要我瞞了丈夫，和你這樣的人儻著相會，還是死的好。那時欺侮了我這個還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小姑娘，這還不穀，隔了這許多年數，還要來苦我，這一種不要臉的男人，我死也……

渡部 這樣的麼。是我欺侮了你的。但是你從前卻也挨到這樣可厭的我的臂裏來……算了。我照我想的做去。要打壞你們這樣看去是很要好的夫妻間，真是很不愉快的，反正，幾時再來看佐成君吧。

淑子 (哭倒)

(渡部要出去。和從外面進來的佐成相會)

兼一郎 唷！

渡部 唷！

兼一郎 什麼了？（看坐中，見了淑子的泣著）爲什麼呢？淑子！

淑子 （忍不住失聲號哭）

兼一郎 淑子爲什麼哩？渡部君爲什麼哩？

（作色）

渡部 唔，那個……

兼一郎 不是「唔，那個」的話。哦，坐吧。我到要你們明明白白說明一下的，（很強地）淑

子爲什麼哩！

淑子 （只接續著哭）……

兼一郎 渡部君是爲什麼呢？不要留什麼誤解，明明白白地說出來纔好？丈夫不在家裏，

妻和別的男人談話哭著，這是要說明的事情呀！

渡部 淑子小姐，事情已經達到了你所希望的結果哩。你做佐成君的妻的，先有說明的責任呀。呵呵呵呵。

淑子 (哭著)

兼一郎 (臉色灰暗) 淑子，哭著是不行的。是緊要關頭哩。明明白白地把真話說出來。

淑子 (厲害的啜泣) 請你饒過我。我是那個，那個……

兼一郎 那個，那個是不懂的呀。

淑子 那個，那個，我對不起……請你……

兼一郎 不明白白把事情說出來是不懂的！(稍強聲)

淑子 那個……

渡部 哼！不錯。這後面叫淑子小姐說原是殘酷的，我代說了吧。佐成君，對你實在是很對不起的，我和淑子小姐以前有過關係的。

兼一郎 (像忍心受著打下來的兇刀一樣的表情) 這樣麼——哼！那是什麼時候呢？

渡部 五年之前。

兼一郎 淑子，這是真的麼？

淑子 (如呻如哭著，點頭) ……

兼一郎 不錯的吧。那麼今天是爲什麼呢？今天爲什麼哭呢？

淑子 ……那個，……那個。

兼一郎 (和氣地) 明明白白地說。說真實的話。

淑子 (哭著) 渡部先生來，說有話要談談，等你到了東京去之後，要會一會。

兼一郎 那麼……

淑子 我說不可以的。

兼一郎 那麼……

淑子 他說要把從前的事告訴你。

兼一郎 那麼你怎樣說呢？

淑子 我說瞞了你會他，我寧可一齊告訴了你的。

兼一郎 渡部君，你說了這樣的話麼？

渡部 (自棄地) 噯，是說了。對於從前是我的女人，我想有說這些話的權利。

兼一郎 你從前愛渡部麼？

淑子 不，我還不過是小孩子哩。什麼愛呢。那樣。對不起，請你……我，對不起。請，請，對不起，

對不起。(接著哭)

兼一郎 你說不會，渡部君說要把你以前的祕密告訴我，威嚇你麼？

淑子 是，對的。

兼一郎 渡部君不錯麼？

渡部 算對的吧。

兼一郎 那麼我的突然回來，你要告訴我的目的是達到了哪。

渡部 算達到了吧。

兼一郎 那麼你已經沒有什麼事情了，請你回出去吧！威嚇已結婚了的女人，要她背畔丈夫這一種人，是男人中頂下等的。比賊不如，比騙子還不如吓，和你也不是再要什麼絕交的朋友，懂了麼。以後什麼地方碰到了都不招呼的了。

渡部 啊，很好，很好，無論怎樣惡罵吧。我卻把你們的幸福一同抓了去的。呵呵呵呵。和你沒有恩怨的佐成君，實在是很對你不起的，請你做運命斷念罷，使得你不幸了。

兼一郎 說什麼話。傻瓜！這是像你這樣卑劣的人的想頭。爲了你們這般人的行動，我們就會不幸的，那真不成世界了。（向淑子）淑子，不要哭了，這沒有什可哭的囉。這在你還是十六七歲的小孩子時候，被這個人所犯了，那只是你的災難，不是你的罪惡呀。因爲這一種事情，我們的結婚生活變成不幸了，那還了得麼！這是犯你過的一種惡疾，你生這一種惡病是你的不幸。哈哈哈哈哈（全是欣悅）渡部君，要想由這些事體攘奪我們的幸福是不成功的。

渡部 真是好一個跌倒不認輸呀。

兼一郎 什麼是不認輸呢！輸的是你吓。十六七歲的少女時代，會有真的愛情真的性慾麼？那個時代的愛算得什麼呢？真的愛要成了人之後纔是的。你曾經味到過一個自覺了的女子，把心身一齊投到懷裏來的真真的愛麼？看吓，你拿對於女人的第一武器來威嚇淑子，不過是直挺挺地失敗了麼？成了女人的淑子，不是明明地丟了你麼？

渡部

對於女人的以前的貞操，這樣不關心的你，真是怪人了。

兼一郎 我們所喫的菜，都用過齷齪的肥料的。但是到了我們的菜碗裏，味道是一樣的。不，反而因此是更加好了。你正像是把齷齪的肥料用到菜的芽還在泥中的農人那樣。你這一種態度更加像傲然地說著澆齷齪肥料上去的是我呀的鄉野人。

渡部

（自棄地） 啊啊，啊啊。

兼一郎 世界有你們所想不到的人是不少哩。淑子也存了補償她少女時代過失的心思，拼命地愛著我，這我也明白的。一次誤錯做了壞的事情的人，一生不做第二次的。像一次患了傷寒症，決不會患第二次的。哈哈。照這意思淑子那樣貞淑的

女子是沒有了。由給了這個保證的一點我感謝你的，渡部君。

渡部 說話是跟舌頭打滾的。但是心裏動搖著的人，愈會製造理由。總之，我回去了。你是幸福或者怎樣，說起來是不一定的。但自己對自己總是虛偽不來的。

兼一郎 真的。你總也明白了你的心氣吧。真個獲得木下淑子的身體和心的，在世界上只有一個人這一事，哈哈哈哈哈。

渡部 由你怎樣說吧。（憤然地出去）

（從先刻就陰霾的天氣，突然下了急雨。兼一郎走到廊下）

兼一郎 啊，真爽快呀！

（哭倒的淑子，起來拉了兼一郎，同時跪倒）

淑子 請宥恕我。

兼一郎 什麼有恕呢！你也當做我所說的是不服輸麼？

淑子 （沈默）……

兼一郎 我不是小孩子。在你結婚之前，你和渡部從前有關係的事，我就有點知道的，但這些事在我不成問題的。現在的你對於他抱怎樣的一種心思，是耽心的。這是今天很明白了。

淑子 真個宥恕我。

兼一郎 自然囉，早就宥恕了的。

淑子 那麼，不早對我說呢？我真是怎樣地耽心哩。

兼一郎 可是你在存心補償以前的過失或是什麼哩，一心地愛著我，真可憐相我說不出口來。

淑子 呀……

(淑子挨近兼一郎的胸口)

兼一郎 渡部這東西，他還想我們多少有點不幸的麼？怎樣很好的驟雨吧。你也心地爽快了吧。

淑子 我真快活透頂了。我現在死了也快活的。

兼一郎 ……我也爽快呀。啊，再大大地下呀！下呀！渡部這東西淋得像落坑雞了罷。哈哈
哈哈。

——幕——

七月三十日譯

戀愛病患者

人物

佐佐木貞一 某專門學校教授。年五十五六的老文學士。

貞子 他的妻。年四十五六，風度。

哲夫 他們的長子。文科大學生，二十一二歲。

敏子 他們的長女。已嫁，年二十三四歲。

松村謙一 敏子的丈夫。醫科大學的助手，年輕的學士。

久美子 他們的次女，十八歲。美少女。

其他不重要的人物

*

•

•

時間 及 地點

現代。東京的高臺地。

佈景

佐木貞一的家。樓房，約有七八室。樓下是八疊與六疊的室相連續。舞臺是八疊的房中。這是會客室，整頓得很清潔的。屏間掛著相當有意義的南宗的山水畫。青磁的花瓶裏插著白百合，可以知道是初夏的天氣。屏的旁邊是什麼格子的欄板，底下放著書架，架上整齊排著線裝書。由此可知主人是國文學或歷史的教授。近藤緣，貞子和長男哲夫，長女敏子，鳩首坐著。哲夫手中捏看電報紙。

貞子 哦，說在警察署？那是什麼一回事呀！

哲夫 真討厭。的確是警察吧。這裏雖則寫著ケウサツ，這個ウ一定是イ的錯誤了。（警

察的發音用假名註出來是ワイサツ，日本人打電是只用假名的。——譯者）

貞子 是麼？怎樣的，拿過來我看。（從哲夫手取電報。）對的，確是警察，另外沒有可以相

合的。

敏子 哦！久美子也出了這樣了不起的事來了。

貞子 真是，想不到那樣溫和的孩子會做出這樣的事來。討厭，真討厭。

敏子 真是討厭的事，倘使被報上登了出來，怎麼辦呢？

哲夫 想來這樣小事件是不會登的，不過鄉村的通訊員，無論什麼事情，都通報過來的。

貞子 若是把你父親的名字都登了出來，那就糟糕了。

哲夫 就是登出來，也沒有辦法。因為久美子的出奔，父親是有責任的。

貞子 這不能這樣說的吧。

哲夫 不是這樣的！確實是這樣的。因為父親沒有道理，壓迫子女的緣故。

敏子 真麼？父親對久美子說了些什麼話麼？

哲夫 是的，因為父親加以無理的壓迫。

敏子 爲什麼？

哲夫 命令久美子絕對不可和那個叫做山崎就是這跟他一同出奔的學生交際。

敏子 那麼久美子和山崎這個人，老早就認識了麼？

哲夫 已經有半年了罷。總之，在出奔以前，他們雖是有戀愛的，但那種愛情，卻是純潔的往來。是一種潔白的交際。這個我是可以保證的。這事情父親把他們二人的交際，看做不可恕的罪惡似的。以爲他們二人做着什麼卑下的可恥的事情那樣。這樣陳舊的頭腦，真是沒有辦法。

敏子 那麼，父親說了些什麼？

哲夫 久美子同山崎君在冰川神社的寺院裏一塊兒走着，給父親看見了。這樣父親立即發起火來，就從那個地方，抓著久美子的肩膀，拖回家裏來了。那樣的作法，簡直是野蠻人。

敏子 這樣，那父親也就太嚴厲一點了。

哲夫 什麼嚴厲不嚴厲，簡直是他對於人不知道待遇的方法。縱使是對於自己的兒子，忘記了人對人該有的尊敬，那是不行的。

敏子 這也是對的。

哲夫 久美子也已經十八歲了。文學和思想的書也讀了不少吧。而且她自己並不以為她所做的事情是怎樣地不正當不應該的，可是父親硬把她拖回來了，還說，以後絕對不準和山崎會面。久美子要生氣，也是無怪其然。

敏子 真是不行，父親也是太頑固了。

哲夫 不僅是頑固，還是渾撞，是亂鬧。無論怎樣束縛了久美子的身體，對於她的思想，卻是怎麼辦法都沒有的。久美子反動地逃出了家去，也是當然的。父親對於我們時代青年的心理，一點也沒有理解。對於戀愛，一點也不同情。像這樣的人，反而是要流毒害於世間的。

敏子 哦，也不能這麼說的。不過父親太頑固，卻是有點不好。

哲夫 不僅是那樣態度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因為對於戀愛一點也不理解。把戀愛看做一件醜事，所以沒辦法的。

敏子 無論怎樣，父親的頭腦是舊一點。

哲夫 只要父親不是那樣的亂鬧，他們二人始終是清淨純潔的。因為父親是那樣，所以二人就反動地做出奔那些事來。

敏子 但是，久美子也太沒有思慮了。

哲夫 不是沒有思慮，因為太有思慮之故，才能出於反動的一路。

敏子 這也許這樣。

哲夫 若是久美子死了，我預備跟父親徹底地鬧一番的。

貞子 但是，怎麼又會到警察那裏去了的呢？

哲夫 一定是在旅館或別的地方，一同住了罷。

貞子 呀！說一同住着？

哲夫 (苦笑) 不同住，怎麼辦？

貞子 可是，哦！同一個年青的男子一塊……那樣的放膽的事。

哲夫 但是這是沒法的，他們是拼着性命做的。

敏子 總還算好啊！再進一步去情死了看，那就是飛來橫禍了。幸而安全地尋見了，回來

時，對她也不要嘮嘮叨叨多說什麼的好。或者把久美子送到我的家裏去，這幾天裏

暫時把她交給我不好麼？

貞子 真的，不知你父親怎麼說哩。

敏子 山崎君是那裏的學生？

哲夫 是父親學校裏的，並且還是父親的學生。

敏子 啊，是鄉下人，還是東京人？

哲夫 像是尼崎還是那裏，是關西地方的人。

敏子 是個怎樣的人，人好麼？

哲夫 怎樣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看去是個普通人。

敏子 是財主的兒子麼？

哲夫 那樣的事情，我不知道。

敏子 父親怎麼說了？

哲夫 說什麼？

敏子 久美子出奔的事情。

哲夫 什麼也沒有說。從久美子走了之後，一直躲在樓上，只有吃飯時纔下樓來。

敏子 沒有說不許久美子到家裏來麼？

哲夫 也不一定。

貞子 即使她回來，回來之後，總還有一番辛苦哩。恐怕不能簡單的過去吧。

敏子 就是啊！

哲夫 假使父親囉哩囉囉的說起來，我這回是不答允的。

貞子 你裝出那樣尋事鬧的樣子來，那是不行的。

哲夫 但是，父親是不對的。我在以前，總是不做聲的，這回我想不能沈默了，

(三人暫時靜默，貞子復看電報)

貞子 那樣一個無邪氣的囡囡樣的孩子，竟做出這樣了不起的事來。

哲夫 都是父親的不好。

貞子 你那樣大聲的說，你父親聽見了。

哲夫 聽見了，也不要緊。

敏子 說山崎君那方面，也有親人來的麼？

哲夫 呃說是他的哥哥，不知是誰來了的。

敏子 那麼，是在鎌倉會同你的姐夫罷。

哲夫 或者這樣。

敏子 既到了這樣地步，就同山崎君那方磋商，讓他倆結婚罷。

貞子 我也想除此以外沒有法子，我雖這樣想，可是她的父親很生氣的，能不能這樣輕易的允許，是難說的。

敏子 這樣的事情，我想父親總也不致於不懂事罷。

哲夫 也不一定，因為他是個不懂事的頑固的父親。

敏子 這個電報，是什麼時候打的？

哲夫 （從母手取電報）發信，是午後二時四十分。

敏子 那麼，費了兩點鐘工夫。

哲夫 趁火車來一樣要的時間。

敏子 那麼，從打了電報出發，算來這也該是到這裏的時候了。

哲夫 是啊！到時候了。

敏子 不知是把久美子一直領到家裏來麼？

哲夫 領來的罷。

敏子 不會先領到我家裏去的麼？

哲夫 不過姐姐到這裏來了，姐夫是知道的吧。

敏子 這個自然知道的。

哲夫 那麼，一定是領到這裏來了。

貞子 真的，太對不起謙一君，這樣麻煩的事情，總是託他。

敏子 不要緊。什麼時候他從大學回來，總就閑着沒事幹。而且他加了進來，就是父親總

也可稍些回轉些罷。

哲夫 不能轉的，因為是非常地頑固。

敏子 去查查對方的身分，若是對方的家裏相當可靠的時候，他的意見，也贊成使他們結婚的。

哲夫 山崎那個人，有點輕浮似的，可是家裏，還過得去。

(汽車的聲音,遠遠聽見)

敏子

(傾耳諦聽) 或者是他來了罷。

哲夫

怎麼知道?

敏子

他是喜歡坐汽車的。

(汽車之聲漸近,似在戶外停止的樣子,敏子即忙起立。)

敏子

一定是他來了。(向前門行)

貞子

(狀露不安) 不知又要怎麼樣鬧!

哲夫

不致於怎麼樣的。我終始要擁護久美子的立腳點。

貞子

你千萬不要同父親生氣,圓滿的解決就好了。

哲夫

那樣的事情,現在可不成了。

(敏子忙入)

敏子

原就是他久美子很執拗地說:不進家去,不進家去。

哲夫 什麼？不要那樣擔心。我去拉她進來罷。

（哲夫起立，向前門行。汽車發動機的聲音，開格子門的聲音，一刻，聽見哲夫語聲。）

哲夫 （人看不見）什麼！不要擔心。進來！進來！不是自己的家裏麼？進來！沒有怕父親的

必要。請進來……什麼含羞那麼，總之，先進來，先到你自己的房裏去，就等著事情的解決。不要緊的。安心地等著罷。

（不久，哲夫、敏子和敏子之夫松村謙一同出來。謙一穿着洋服的。）

謙一 （坐，行禮）媽媽！請放心罷。久美子平安地領回來了。

貞子 （當真忍着這一種喜悅的表情）真是這樣煩勞你了，很對不起的。想不到還是

那樣囡囡的小孩子，竟做出這樣了不起的事來。

謙一 不，不要緊，已經好了。你安心，沒有什麼事的，對方的哥哥，是一個很明事理的人。

貞子 原來是怎麼會弄到警察那裏去的。

謙一 他們住在長谷的旅館，不知怎樣舉動總是可疑，所以旅館的主人去報告警察了。

吧。

貞子

(顏色黯澹) 一塊兒住的麼!

謙一

(答話甚窘) 是這樣罷。

貞子

(黯然) 不能挽回的事,已經做了。

哲夫

這也是沒法的,媽媽!

謙一

雖說這樣,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關於這件事情,我和對方的哥哥,曾好好的說了。對方還說,有要久美子做媳婦的意思。

敏子

要是這樣就好了。

哲夫

了解責任的人,不能不這樣的。

貞子

願能夠這樣就好了。

謙一

對方的哥哥還說,領出良家的小姐,全然是我的弟弟的責任。所以現在想帶著這許婚的約定回去,來做賠罪的表徵。

敏子 那麼，話算是說得很明白的。

哲夫 對方若是這樣說，這裏也就滿足了。

謙一 是的，對方好，就是這裏的幸福。若能負這樣的責任，就沒有問題了。

貞子 這樣，我也安心了。但不知她父親怎麼說。

謙一 我想同岳父會面談談話，請問問看有沒有工夫，好不好？

貞子 呵！知道了。那麼我就去看看。

（貞子稍不安狀，走出室去。）

謙一 岳父對於這個，總也贊成罷。

哲夫 自然是的。這樣，無論父親是怎樣頑固，除此以外，再無法解決了。

敏子 真的，對方總算不錯了。

謙一 久美子也是對於這個，是很留心的。沒有同不對的人接觸，這是久美子聰明的地方。

敏子 久美子一個人在那裏，不要緊麼？

謙一 不要緊的。（貞子入）

貞子 （向謙一）即刻下來了。

謙一 哦！下來了麼？

哲夫 父親的臉色怎樣？

貞子 顏色怎樣，我也不知道。

（四人暫現不安，浸在沈默裏。敏子欲從沈默逃出。）

敏子 我到久美子那裏去吧。

（暫時還是不安的沈默裏，一會兒，有走下樓梯的聲音，隱約聽見。從開着門的內房，他們的父親走出。看去，並不像哲夫大罵那樣頑固的父親，倒反而是柔和的樣子。留着半白的鬍子，顏色白皙稍稍帶有情感的，很配當他那樣美麗的女兒們的父親的很整齊的老人。對於女兒出奔的事，好像沒有耽心的樣子表示一種悠悠的態度。）

貞一 (向謙一) 呀！許久不見了。

謙一 呵，許久沒有問安了。

貞一 那裏，彼此一樣，你始終是康健的罷。

謙一 是！托福。

貞一 每天到學校去麼？

謙一 是！每天去的。

貞一 博士論文，稍些有點進行麼？

謙一 再做了半年，總可有點眉目了。

貞一 這次你們的部長不是換了麼？

謙一 是的！換了藤田博士了。

貞一 藤田先生仍是青山先生的弟子麼？

謙一 (對方不討論重要的問題，稍現焦慮) 所謂弟子，也不過是在教室聽講義的關

係。

貞一 哦！這樣麼？這樣麼？大學校的遷移問題，又是怎樣的呢？

謙一 (益覺焦急) 唔，因為對於這樣的問題，一向沒有什麼興味的，所以不分明。

貞一 不錯，在純粹的學者，這是無論怎樣都是可以的問題。

謙一 岳父！實想談一談久美子的事情。

貞一 唔！說是爲那事情。(一壁注視貞子與哲夫)

貞一 若是談這個，(向哲夫與貞子) 你們可到那方去罷。

貞子 是！(起立，行。哲夫不動)

貞一 哲夫！你也到那方去罷。

哲夫 若是談久美子的事情，我也要在這裏。這是解決她的運命的談話。

貞一 (稍怒) 你還是學生啊！

哲夫 就是學生，也是一個人啊。而且是久美子唯一的哥哥。

謙一 哲夫！你這樣的態度，就不行了。岳父是這樣說，你到那方去了，反是對久美子有利的。

哲夫 你這樣說，那我就去罷。（哲夫下）

謙一 沒有別的事情，今天我到鎌倉把久美子接回來了。

貞一 那很勞煩你了。真是想不到的事。

謙一 現在一逕領回家來了。

貞一 這樣麼？照理是不能使她這樣容易跨進我的門檻的啊。

謙一 岳父發怒是應該的，不過她還很年輕，沒有思想。做過的事情，請寬大的原有她這一次罷。

貞一 （苦笑）這可是不能寬大的事情？

謙一 過去的事情，就讓牠過去，請饒她這一次罷。關於這件事，對方的哥哥，我也會著了。

他說領出人家的小姐，是十分對不起的，表示道歉的意思。

貞一 唔。

謙一 對方的哥哥還說，沒有賠罪的別法，事既到了這樣，總也是姻緣，請求小姐做我的弟媳婦。

貞一 唔。

謙一 總之山崎那人的家裏，在尼崎還是相當的富戶，不致於使小姐的將來有不自由的地方。所以，一定要請求婚約。

貞一 唔。

謙一 你說怎樣？請寬恕了這二個年青人的罪，就把小姐也給他罷，怎麼樣？這個問題的解決，我想沒有比這樣再好的了。

貞一 唔！

謙一 怎麼樣，饒恕他們罷。

貞一 什麼，兩人的罪麼？

謙一 是的，兩人的罪，要請求饒恕，同時又要請求許可他們的結婚。

貞一 饒恕他二人的罪一事，無論怎樣，不饒恕也是不行了。這個就饒恕他們罷。

謙一 同時請許可他們倆的結婚。

貞一 (決然) 這卻是問題。

謙一 (現意外的臉色) 這是爲什麼的？

貞一 不是，這不能這樣容易決定的。

謙一 這就很困難了，實在是對方的哥哥說，他決計想帶了訂婚的約定回去。我特來探探岳父的主意的。

貞一 不，這不能說。

謙一 這雖是重大的問題，也不是有思考必要的問題，大概能夠允許，或不能允許，我想在腦袋裏，是容易浮起來的。

貞一 並不是不浮起來。

謙一 那末，就允許罷。

貞一 不，我想拒絕。

謙一 (稍驚) 嘿！拒絕啊！

貞一 是的！

謙一 拒絕的事情，我沒有想到。

貞一 爲什麼？

謙一 (稍興奮) 稍稍的想想久美子的將來！怎樣？

貞一 這不待你說，我也想到了。

謙一 假使想了，那允許結婚，不是當然的麼？

貞一 那是你的想法。

謙一 (稍怫然) 這樣麼？僅是我的想法麼？(二人靜默)

謙一 我想岳父總也知道的一——這樣的事情，本不願意說——久美子同那個叫山崎

的學生，在鎌倉一層房子睡的。（謙一注視貞一之臉，貞一之表情，仍不動）既然同在一間房子睡了，久美子當然不慮處女了，這不得不想及的。

貞一（稍默）那樣的事情，我也知道。

謙一 不是處女，關於將來的結婚，我想一定會陷於不利的地位，反是容納了對方的請求，允許了結婚，那麼久美子也就沒有瑕疵。對於雙方，我想沒有比這再好的了。

貞一 這許是你的想法，但是我不贊成。

謙一 那麼眼睜着久美子的陷於不幸了。

貞一（暫作思狀）不，我不這樣想。

謙一 這樣麼？岳父的想法，我不明白。我因為想務必顧全你府上的名聲，也消除當事人的污點，去圓滿地解決，所以同對方的哥哥，很談了幾句話，岳父既是這樣想，那麼我只好歇手了。不過久美子是太可憐相了啊。

貞一（沈默）……

謙一 那沒有方法。我就回覆對方的哥哥吧。可是岳父，不同岳母哲夫，他們商量就行麼？

貞一 不，女兒的事，我知道就很夠了。

謙一 (憤然起立) 岳父：那麼失禮了，我現在就去。

(謙一欲去的樣子，哲夫自裏跳出，止住謙一)

哲夫 姐夫請等一等。這樣重大的問題，僅僅父親一個人解決，是不行的。請等一等，姐夫！

(謙一被哲夫止住坐下。)

哲夫 (移向父方，狀昂然) 父親剛纔的話，我在外面，都聽見了，拒絕山崎的婚約，那樣

的事，不是渾撞麼？

貞一 說什麼？你少開口！

哲夫 不，我要開口。這樣的事情，是大問題，是解決妹妹將來的大問題。

貞一 (稍興奮) 是大問題，所以我纔拒絕的。

哲夫 是大問題纔拒絕？那樣的大問題，父親獨個人拒絕了行麼？

貞一 當然行的。我是父親。

哲夫 父親有那樣的權利麼？

貞一 有！

哲夫 有沒有算作另一問題。什麼理由你要拒絕呢？

貞一 理由因為不中意山崎。

哲夫 是說山崎不中你的意麼？但是久美子本人中意了不是很好麼？

貞一 本人中意了？那是不成問題的。本人中意的山崎是一個不老誠的輕薄才子啊！我不願久美子嫁給那樣的人。

（父子的爭執漸烈，貞子與敏子同在門旁，悄聽。）

哲夫 山崎君不老誠，那樣的事情，父親知道麼？

貞一 知道的，我在教室裏教那個東西的。

哲夫 就照父親的意見，假定他是一個不老誠的輕薄才子是對的，可是，久美子既然當

他是將來的丈夫，你在旁邊，也不好說什麼的罷。

貞一 呸！什麼話！有這樣胡說的事情麼？久美子小的時候，假使吃著青的未熟的柿子，父母要去奪掉牠，這是做父母的權利。不是權利是義務，不僅是義務，是慈悲。

哲夫 但是，久美子已不是七八歲的小孩了。

貞一 什麼？從我的眼睛裏看起來是同樣的。七八歲的時候，果物熟沒有熟，她不知道，十九或二十的時候，男性熟沒有熟，她也是不知道的。山崎從我的眼睛看來，是一個毒柿子一樣的東西。

哲夫 只要本人喜歡，管牠是青的柿子或是什麼，不是很好麼？

貞一 本人不知道青柿子所以吃著。就不能站在旁邊看著不做聲的。

謙一 但是岳父久美子與那個山崎在肉體上已成了夫婦的不能挽回的事情也已經做了。若是對於這方面想一想，即使岳父多少有點不滿意，忍耐一點我想也是應該的罷。

貞一 我不這樣想。說因為久美子有一次的錯誤，做父母的就叫她一生這樣繼續做去，沒有這樣的道理。因為她吃了一口有毒的果物，就不能不叫她全部吃完，沒有這樣的道理。

哲夫 (激昂) 父親所說的是理，是不中用的偏僻的理。父親對戀愛是怎麼想的？

貞一 唔！戀愛戀愛又怎麼說？

哲夫 戀愛是神聖，不明白麼？不要說這些無意思的理，就去認許了久美子戀愛的事情，不是好麼？縱令山崎是一個不老誠的輕薄的人，我想若是與久美子有純潔的戀愛，兩人的關係，總是很堂堂的。

貞一 戀愛這個東西，我不覺得是堂堂的。

哲夫 (激昂) 是吧。父親把戀愛只看做一種醜行罷。

貞一 醜行？

哲夫 醜是醜惡的醜。

貞一 唔！我不想那是醜行，那是一種病。

哲夫 什麼病？

貞一 是男女青年容易得的病。哈哈！

哲夫 就是病又怎樣？

貞一 若是患了這種病，青年男女，都成了遊夢發癡一樣。什麼都不明白了。患了這種病，男的，便去做自己不應該做的事情。女的，偏不注目男子真正好的地方，却佩服那些無意思的地方。不相信，只看世間做著戀愛的男女好了。真正相互愛著對方人格美的有幾個呢！特別因戀愛而喪失理性的是女子。男人的樣子，稍稍好一點，風度稍稍好一點，能夠吹吹口琴，唱唱獨唱，由這些和人格的本質方面，全無相關的一種輕薄的事情而戀愛的。這個要相伴一生的對手，卻因為一時的迷惑，一時的浮熱而去選擇的，這真是豈有此理的事。久美子現在已經患著熱病。由這患熱病者的愛好，而決定她終身的丈夫，我不贊成。我不願使她有那樣的丈夫，去犧牲她的一生。

我太愛久美子了，我不能照辦的。

（哲夫暫受父親說話的壓迫而沈默，父談話時，久美子來，入母與姊之間，一面泣一

面聽父談話。）

謙一 岳父說的對不對，我不明白。

哲夫 不，我反對！戀愛決不是像父親說的那樣卑下的東西。那是人生的原動力，熱病，或是什麼，都是父親拗曲的道理。

貞一 或也有這樣的議論罷。可是無論是久美子，無論是你，既是我養的，不能不聽我的話，沒有經濟獨立，就沒有戀愛自由的。

（哲夫，激昂，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來。）

貞子 （入室，移向貞一處。）雖然你久美子是有毛病了，不能嫁往別處了的。

貞一 這樣的污點，是患病的緣故。等到病治好了，什麼都沒有關係的。並不是什麼一生的傷痕。因為一時的過失所受的傷痕，若是真正愛久美子的男子，想可無條件的原

想罷……謙一君勞你給我回去回絕罷。

哲夫 父親這樣的混撞的。

貞子 你那麼樣！

貞一 不，給我回絕罷。

(對門的久美子呱呱的哭出)

貞一 (纔知道久美子在這裏) 久美子嗎！若你要，哭就哭好了。哭了之後，你的病也可

以清醒。只有這樣的熱病，沒有不退熱的事情。你現在恨父親罷。可是我想，父親對於你的病的處置，並沒有錯誤。你將來完滿結婚的時候，一定會感謝父親的處置呢！

久美子 不，我一輩子不結婚了。(大哭)

貞一 你的熱，還是很重。再哭吧，再哭吧。但是你不是因這一點熱，就會把身子弄壞的女
子，這點是父親很相信的。

(貞一自言自語地上樓去。久美子哭聲更高。)

(幕)

兄的場合

（「戀愛病患者」後日譚）

人物

佐佐木貞一 某專門學校教授，年六十三四。

貞子 他的妻。年五十三四。

哲夫 他們的長子。文學士。年二十八九。

敏子 他們的長女。已嫁，年三十一二。

松村謙一 敏子的丈夫。醫科大學助教授。

久美子 他們的次女。未嫁，在家，年二十四。

（都是戀愛病患者中的人物，不過距當時已經有六七年了。）

場所

東京高臺地

時間

現代

佈景

佐佐木貞一的家。樓房，約有七八室。樓下是六疊與八疊的室相接連的。舞臺在八疊室中。有會客的樣的樣子，整理得很清爽。屏間掛著相當有意思的南宗山水畫，青磁的花瓶空着，什麼花也沒有。屏旁的什景格子的欄板下面，放著書架，架上整齊放著線裝書。房屋全體有一點古舊了的氣息。近廊緣，貞子、敏子和久美子聚頂坐著。久美子手中捏著電報紙。

久美子 テツヲドウハン十ジウエノチヤク這樣說。

(哲夫今晚十時到上野站)

貞子 什麼？(取電報看) 謝謝天好了。幸氣著會了吧。

敏子 我是想，他去了總可以同回來的。

久美子 不過阿哥是執拗的，所以我想不知是怎樣哩。惟有這執拗的一點，是很像父親的。

敏子 弄到這地步，以前家裏一直不知道麼？

久美子 有時回來很夜深哩。

敏子 哲夫不是在學校的辰光很誠懇嚴肅的麼？

久美子 就是現在，誠懇還是誠懇的。

敏子 不是說對手是四谷什麼地方的妓女麼？

久美子 但是沒有法子吓，若使二個人相愛起來。

敏子 (被久美子的寂寞感觸動了樣子所動) 真的。

貞子 啊，真討厭，討厭！又要同你們父親鬧一場了。

敏子 真的。久美子那時候，對方的人家是很可以，還那樣強硬地執著他的剛愎。——山

崎君現在怎樣？

久美子 (掉轉頭) 不知道。

敏子 學校畢業了麼？

久美子 畢業了吧。

敏子 不是說在那一回的半年之後，那邊又來提親麼？

久美子 (沈默著) ……

敏子 那邊原是十分有誠意的。

久美子 (低頭) ……

敏子 父親怎麼說呢？

久美子 說什麼？

敏子 關於哲夫的出走。

久美子 什麼話也不說。阿哥不在了之後，一直在樓上，只有吃飯的時候纔走下來。

敏子 沒有說不許哲夫再踏進門裡來麼？

久美子 唔。

貞子 久美子那時候是因為久美子隱忍過去了，所以圓場，這回不知要怎樣了？做母親的是不知道的。

敏子 不過這回我是不能贊成哲夫的。把妓女從妓館裏帶出來

貞子 不過到肯寫信給你。

敏子 存心要去情死的，卻不能容易死吧。

貞子 啊，可怕！

敏子 因為曉得父親的這樣頑固是絕望了的。

貞子 你父親也因為年紀的關係吧，比以前好得多了，但對於這些事情恐怕還是老樣子吧。

敏子 不過像這一回真也沒有法子。四谷的妓女什麼，一定是那種濫污貨。這種東西總不能使她進家門的。要好好對哲夫講，教他放開心思。

貞子 所以我二三年前就對他說快些討親吧。但他很同情於久美子說要等久美子結婚之後纔結婚的，不過現在弄出了這樣事體來。

敏子 這一回有提起地方審判廳的判事的話，不是一個很好的對手麼？

貞子 但是久美子沒意思。

敏子 久美姑兒真個仔細想想轉了念頭，有好的地方，就允許了怎樣？

久美子 ……。

敏子 哲夫是常常說著的，切不要媒妁結婚，給父親一種教訓。不過你大概不致於會存這種心思吧。

久美子 (點頭)……。

敏子 二十四歲已經是像樣子的年紀了。再仔細想想怎樣？

貞子 我只有二個孩子，爲什麼這二個都要這樣地煩人的？

久美子 真對不起。

(三人沈默，暫時靜悄悄地。)

貞子 真是很對不起謙君了。說久美子的時候，說這一回，只煩勞了他一人。

敏子 母親請不要多提起久美子那時的事吧。至於他也不是本分的老實人，去辦這一

種事情也許是頂欣願的。

貞子 哦！

(遠遠地聽得汽車聲。)

敏子 (側耳而聽) 也許是他。

久美子 爲什麼？

敏子 他是常坐汽車的。

(汽車聲漸近。像在戶門停了的樣子。敏子匆匆站起。)

敏子 一定是他了。(走出到大門去)

貞子 (不安狀) 不知要怎樣了。

久美子 阿哥一定是要反抗的。

貞子 頂好要不觸犯父親的脾氣能好好地解決。

久美子 但是，因為是阿哥，一定不能好好過去的。

(敏子慌急地進來)

敏子 正是他哩。

久美子 阿哥呢？

敏子 也回來了。說要和父親奮鬥到底哩，像狂人一般地激昂著。

貞子 哦。

哲夫 (不露身) 唔，馬上要見父親哩。我並不會做了非要介了你先得了解的什麼惡事。

謙一 咳，不要這樣說。你平平氣。你現在突如其去會了，結果怎樣是不知道的。先讓我好好去談一談吧。

(二人爭著進來)

哲夫 不必。我是……(忽然見了母妹就住了口)

貞子 哦!

久美子 阿哥，回來了。

哲夫 (向母) 累你耽心，對不起，請宥恕。(向妹) 久美妹兒，請宥恕，阿哥在這裏陪罪了。

久美子 哦!

哲夫 (向敏子) 姊姊，許多煩勞了姊夫，你也替我謝謝他。

敏子 不過，好了。即刻我們三人還是怎樣耽心著哩。

謙一 哲夫君，你看大家是這樣耽心的，倘使再和老人家衝突，不是太對不起母親和久

美子君麼？

哲夫 可是父親是這樣的一個父親。

謙一 啊！算了吧。總之，你到那邊去。等我和母親也談談，再對父親講吧。

哲夫 不，一切由我自己來解決好了。請你來原不過因為警察方面恐怕我們去情死，沒

有來領的人不肯解放我們之故。

謙一 啊，一切委託我吧。久美姑兒，請你帶阿哥到那一邊去。

久美子 阿哥，請你到你房裏去吧。

哲夫 啊，久美子我是切切地這樣想吓。在久美的問題那時爲什麼不和父親強硬奮鬥

呢？那時倘使再用力奮鬥些，久美便可以不致這樣不幸了。沒有辦法了，我認錯的，陪

罪了……（哲夫要躬身）

謙一 哦，好了。回那邊去吧。

久美子 來啊！阿哥。

哲夫 來了。久美說來就來了。不過對父親總是不妥協的。也是要報久美子那一回的仇。吓，嚙哩嚙嚙起來什麼時都出去的。

久美子 來啊。

哲夫 唔。

(兄妹出去)

敏子 怎樣？怎樣的女人？

謙一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敏子 容貌好麼？

謙一 爲什麼？

敏子 妓女還不好看麼？

謙一 我也這樣也可以做妓女的。

敏子 哦！年紀呢？

謙一 總是十分消沈了，看去很老。總也有二十四五了吧。

敏子 哦！

謙一 是了不起的女子，非常的。

敏子 真的討厭了。

謙一 說同佐佐木君分開，寧可死的。在我面前舞弄剃刀呢。在初見面的我面前。

貞子 哦！那麼哲夫怎麼說呢？

謙一 哲夫對於這點又是非常感激，所以不成話了。比較起來在久美子那時去領取去多少樂意是不知道的。那時候對於那戀人間的純情，我也有點不忍相的樣子。這一

回真是夠受了。

貞子 哦，種種辛苦了你。那麼哲夫怎麼說呢？

謙一 對岳母都忘了見禮。

貞子 不要客氣，真是我們煩勞了你。

謙一 哲夫說女人是可憐相的，無論要受怎樣的犧牲，總和她一塊。總之，女人是叫他一同去死的。所以一同到日光去，等到了關頭上，也死不了，要死還是二個人結婚吧，像是哲夫說出來的話。

敏子 說死什麼，不是一種手段麼？

謙一 不，不像是手段。並不是有這樣智力的人。不過是愚鈍的，歇斯的利而又是熱情的結塊那樣的女人。

敏子 那麼女人也熱愛他的。

謙一 那是當然的。不過這女人到底是什麼都不成的。

敏子 哲夫是什麼了的。

謙一 全是一時著迷。岳父的所謂患病了。被熱迷了本性。哲夫君不是研究美學的麼？

敏子 是的。

謙一 所以把這樣的人看做美的吧。

敏子 你這樣說大概是很不行了。

貞子 哦，是這樣的女人麼。

謙一 這樣的女人，無論用怎樣手段總要使他丟開的。

敏子 那麼哲夫君是沒有幫手的了。

謙一 只要一見那個對手的樣子，說和這樣的女人結婚真是（向貞子）想同岳父大

家商談商談。不知他有工夫麼？

貞子 知道了。那麼去問了看吧。（貞子懷不安狀出去）

謙一 要和岳父談談想出一個好方法來。

敏子 真的。但是那麼樣的一心地相思著。

謙一 哲夫君因為是第一個女人，所以這樣地發昏到極度的。

(二人暫時沈默。貞子進來。)

貞子 立刻他下來。

謙一 啊，是。

敏子 父親的神氣怎樣？

貞子 只有父親的神氣我一直就不會分明過。

(暫時不安的沈默。不久有走下樓梯的聲音，從開著的低門口他們的父親出來，老人頭髮全白的使人想到女兒們的美貌會點頭的白皙而稍帶感情的整然的面容。對於兒子的出走若無其事一般的顯出悠悠的態度。)

貞一 (向謙一) 啊，好久不見了。

謙一 真是久久不來問安了。

貞一 彼此彼此，你近來好吧。

謙一 托福托福。

貞一 學校裏也每天去的？

謙一 是，每天去的。

貞一 早幾天聽說你的論文要通過了。恭喜恭喜！

謙一 不敢。

貞一 原想來祝賀你一次的。

謙一 那是當不起的。

貞一 早幾天受領御賜恩賞的那位，是你們那邊的……

謙一 山路博士麼？那是的。

貞一 癌的研究，也已經有點眉目了麼？

謙一 （因為沒有觸到那重要問題的機會，心意焦燥起來）像是有結果了。不過我是

完全不懂的。

貞一 正是，因為專門的科目完全不同。

謙一 岳父，實在是關於哲夫的事想和你談一談。

貞一 唔，貞子原是來這樣說的。

敏子 我那邊去吧。

謙一 唔，那好的。

(敏子退)

謙一 不是別的，我已經把哲夫領回來了。

貞一 那辛苦你了，真是不長進的畜生。

謙一 並且也不得你的許可已經領回到這屋裏來。

貞一 那也沒辦法。因為是長子。

謙一 和怎樣的女人在一塊，您可知道？

貞一 (顏色黯然) 知道的那邊的妓館裏來知照過。

謙一 這樣的麼？那是你吃驚了吧。

貞一 ……。

謙一 您當然是很動怒的，不過在哲夫君這是生來初次的過犯，所以這事總得請您寬

大一點。

貞一 ……。

謙一 哲夫君現在很激昂著，假使您說了什麼話，他再立時走出家去也難說的。所以請

您不要說什麼怨過了他。

貞一 說不要說什麼是？

謙一 哲夫君是這樣說的。和那個女人結婚，若父親允許就留在家裏，否則立刻脫離家

庭。所以你若去迎頭反對他，鬧出什麼事體來，是不知道的。

貞一 (交臂沈思) ……。

謙一 總之，暫時請你沈默著，這中間我總想法子使得他對於對手斷念。

貞一 (交臂沈思) ……。

謙一

這回和久美子那時的情形不同，我和岳父全是同意見的。不過要想一個法子如何可以使哲夫的身體不受損傷而使他和對手分離。這是要想的。哲夫的這情形纔真是岳父所說的患了那毛病哩。吃著的豈但是未熟的果子，簡直是腐爛了的果子，所以決不能袖手旁觀的。那個女人，無論怎麼樣非使他斷了念頭不可的。

貞一

但是使他斷念是做得到麼？

謙一

噯，這話是你說的卻意外了。岳父不是主張無論怎樣的戀愛，熱度總就會退的說素麼？

貞一

是的，從前我是這樣想的。爲使久美子斷念那對手，用了那種粗暴的處置。但是我的處置是錯了的。那事到現在前後已經八年了。但久美子還沒有斷念。

謙一

……

貞一

雖則本人原是裝出了已經斷念的面孔安靜地做生活，但實際卻是決不會斷念的。怕終生都不能斷念吧。不會斷念的證據，好像有些孤寂的影子，始終在我眼前往

來着。

謙一……。

貞一 人間的心不是像我所想那麼單純的。戀愛的確是一種病。在我還是這樣想。但是這是無法可想的心靈的病。把這個處置得壞一點便要內訌而成了終生的毛病的。

謙一 久美子的那事是同感的。不過這一回不同，因為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女人。

貞一 不，這些是第三者的意見。俺對山崎那時也看他是一個很壞的男子。但是照現在想來那時若使她和山崎結了婚，在她不知是多少幸福哩。

謙一 這是久美子的事情吓。哲夫的對手是濫污貨，歇斯的利的。而且是二十四五的婆婆了……。

貞一 第三者看起來，什麼樣的戀愛都是傻氣的。

謙一 岳父您說什麼？哲夫君是無我夢中對於那個無人格的淫賣妓女……。

貞一 喲，謙一君。我是怕了。戀愛這一種病比我所料想的更是可怕。到底不是人間的手所能治療的。而且患了這種病的時候，人好像是頂幸福。

謙一 岳父，你說出這樣的話來是討厭的。

貞一 我是因為久美子的一事完全夠受了。真個戀愛也許是病，但人沒有這種便不能嘗到無我夢中的幸福。無理蠻橫把這個醫好了，反而使得永久不能對這幸福斷念。

謙一 那麼，岳父是允許哲夫君的意思麼？

貞一 不是允許。是沒有辦法。是沒辦法的病。像只有放牠任其自然的那種病。

謙一 岳父，這樣的傻氣的。

貞一 喲，我想了這六七年了。

(在園的對面的久美子號然哭了。)

貞一 (始注意到久美子的存在) 久美子麼？宥恕我吧。不要這樣哭了。不要哭著使爸爸難過。爸爸知道是錯了的。去叫哲夫來吧。我要聽聽他的話。要是能夠，就允許了他

的希望。我不想由同一個問題把他都弄到一敗塗地的……。

(貞一交臂)

(幕)

十七年十月間。